

同樂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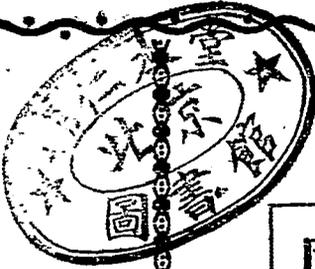
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三十二年

同

樂

傳

山東兗州府天主堂印書館印





▲目 錄▼

- 第一章 去世人驚悔故友……………見一面
- 第二章 去年神使見往事……………見三五面
- 第三章 現年神領看年樂……………見六二面
- 第四章 煞尾神直指終事……………見一〇一面
- 第五章 化鐵心張譚回頭……………見一三〇面

目錄



貳

第一章 去世人驚悔故友

俗話知足爲福，心安是樂，這句話說的很對，人的福，不在有財無財，是在知足不知足，人的喜樂，也不在好過不好過，是在心裏平安不平安；人若不虧心，他的心是平安的，縱然有窮苦，也不多難受；人若常懷損人利己，不公之惡心，縱然有一時的喜歡，到底不能常樂，他的良心不平安，怎麼能常喜歡呢？窮人的憂苦在不知足，有窮人生偷摸搶砸人的壞心。窮人當思孔子之徒，顏子，簞食瓢飲，陋巷居住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；知足者，窮

變爲福，苦變爲樂。富人的憂苦，也是在不知足，有富人光知損人利己，如同狼，整天想喫，沒喫飽的時候。富人當思孟子言，孟子問說：『獨樂樂，與人樂樂，孰樂？』曰，不若與人。』又問：『與少樂樂，與衆樂樂，孰樂？』曰，不若與衆。』這是說的，獨樂不若同樂。按天主的誠命，當彼此相愛，愛人如己；萬民皆是天主所造；到底人與人不同，有窮有富，有尊有卑，有上有下的分別。爲什麼天主這樣按排呢？爲叫富的相幫窮的，在上的保護在下的；窮的，得忍受其窮，到底富人在窮人身上，也有重大的本分，就是當哀矜窮人，相幫苦人。如若不然，乃剋薄慳吝，卽如

狼心貪食無厭，終久豈能得好。明公不信，請看這個同樂傳！

話說：大清光緒年間，在西安府，有個最貪吝的人，姓李名林。因他貪財太狠，人把他的名叫訛了，都叫他李吝，把林字叫成吝字了。他在西安府大街上，開了一座雜貨銀舖。他有個夥計，姓張名譚，也是一個愛財過度的人，人也給他起個外號，叫他張貪，把譚字改成貪字了。他二人皆不是本處人氏，故此沒有近人，就是他們夥計兩個彼此算近人。有一天李吝得了重病，因沒近人侍奉調治，所以死了。夥計張貪，同舖中小郎們，把他埋葬了。衆人都親

眼看見了，李吝死了是準，如釘入木，一點含糊也沒有。因爲張貪是他的獨朋友，所以他獨賄受李吝的財物家產；故此獨獨的張貪哭他，別的一個哭的也沒有；要問張貪是從心裏哭他麼？不是，因賄受家業，不能不哭。我再三再四說：李吝準是死了，知道這端，下邊的事纔有意思！

舖前邊掛的招牌，上邊有李林張譚他兩個的名字。李吝死去幾年以後，招牌上邊李林的名字還沒改去，是因爲張貪不捨的花錢，請油漆匠。有鄉裏不知道的生人來揭錢，也叫他張掌櫃的，也叫他李掌櫃的，他都一樣答應。這個人真是看財如命，賣貨，一本想賺萬利，光想把人家的財貝

津液全擰出來，他的心，如石似鐵，常想損人的法子。凡使他賤的，皆是窮人，他要賤不論窮不窮，他是一樣催討，若不還，他就把賤送官。本地的規矩，若欠賤不還，如賊一樣定罪，讓他是蕎麥皮，他也要取出油來。他自己獨居，總不偃人，不與人言談，真如夜貓獨居一樣。因他心裏沒有愛人的火，所以他的心很涼；至於外面也顯露出來，臉發青，眼發紅，嘴唇發紫，鼻子尖尖的，鬚子眉毛皆白如雪。又因他不捨的花錢，所以常不刮臉，臉真不好看，如同冬天凍死的人一樣；他的說話聲音很難聽，如同發鋸一樣，又彷彿狼叫喚，人聽見就害怕。他肚裏的涼

氣，走到那裏也帶到那裏，他若進了鋪門，六月三伏天，鋪裏冷的了不的。冬天他也不知道冷，如同林上的翁仲一樣。冬天的冰雪，沒有他的心冷，冬天的冽風，那裏也能鑽到，沒有他鑽的狠；夏天的大雨，連綿不止，摧殘萬物，張貪的心比這雨還毒。他若走路，總沒人問他從那裏來，往那裏去，渴不，喫飯了麼，歇歇不？要飯的也不上他的門，小孩子玩玩，也不敢離他近了。有一次，狗領瞎子走路，在狗脖子上拴着一條繩子，瞎子用手扯繩子，狗往那去，瞎子隨着往那去；那個狗正往前走，忽然看見張貪過來，那狗嚇的吱嚙的一聲，趕緊把瞎子領到人家大門裏頭

去，等着張貪走了，那狗喜的在瞎子跟前搖頭擺尾，如同說：主人，不要害怕了，那個毒人走了。人家這樣待承張貪，張貪却不煩惡，他所喜歡的就是這，正想叫一總的人都離他遠遠的！

有一天，是臘月三十晚晌，城裏的工商人等，都要還家過年，因天氣很冷，人走的很快，在石頭上，聽着咕咚咕咚的不斷頭的嚮，又聽見站立的人蹣腳的聲音，天將黑，家家鋪鋪都點上燈燭，此時張貪，同管賬的王保祿，安安靜靜坐在鋪中。王保祿在櫃房裏冷手寫字，不得已的，手光打抖擻，小火盆裏略有一點火，剛有一點熱氣。張貪叫

廠開櫃房的小門，是要看王保祿盡本分麼？張貪自己，也是那麼一個小火盆，點着一點略有熱氣的火。保祿的火眼看要滅，因炭箱子在張貪的屋裏擱着，他不敢去拿炭，因多咱去拿炭，多咱得生氣，張貪就說：『保祿，你這樣枉費不中，咱不能過，你若常這樣，咱得算賬，你得回家。』保祿因找本分很不容易，所以不敢得罪他。保祿冷的沒法，兩手捧着燈煖煖手，自己哄自己說：『不冷了，不冷了。』

忽然來了一個人，說：『舅，你好哇？請你老人家明天同我過年下。』說這話的，是張貪的外甥，姓劉名若瑟，沒人

看見他進來。張貪答說：「胡鬧臺。」若瑟因跑的快，臉發紅，喘吁吁的向他舅說：「過年下是胡鬧臺，我想你自己不信罷？」張貪說：「我真信是，胡鬧臺你有什麼理？過年下花多些錢，而倒喜歡，你打鍋受苦還沒受夠了麼？」若瑟說：「你有什麼理？大年下不喜歡，你發財還沒發夠了麼？」張貪不知道回答什麼話好，過了好大一會子他說：「過年下真是糊塗。」若瑟說：「舅，不要生氣。」張貪說：「我怎麼不生氣呢？你看有多些愚魔人，年下還賬沒錢，過一年光長歲，不長財，算算一年的賬，花的多，進的少，若我能當家，天下拜年的閒人，都該殺了，剝成扁食餡子，真該……」

若瑟就趕緊搗耳，說：「舅，你別說了。」張貪說：「若瑟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你過你的好年下，年下爲你有利，過年下能發財。」若瑟說：「我過年下不圖有利發財，年下原是天下人該喜歡的日子，因人一年的工夫出力受苦，到了年下該當喜歡。所以我不能不喜歡；我喜歡感謝天主的舊恩，再求天主賞賜新恩，這不好麼？」櫃房裡的保祿，聽見這些話，不知不覺的就站起來，說：「很好，很好。」張貪聽見了，更生氣，說：「保祿，你若再叫我聽你一句話，我與你立時算賬，你得回家，你家有七口人，每月只掙三塊錢，你還有過年下的錢麼？」若瑟說：「舅，你別生

氣了，我請你明天上我家喫扁食去。」張貪說：「我不上你家去，你走罷，我不願意再見你，若再見你，除非你出西門。」（出西門的人，是赴刑場的罪人）若瑟說：「舅，你怎麼這樣恨我呢？」張貪說：「你爲什麼又娶了親呢？」若瑟說：「因我愛娶親。」張貪說：「你愛娶親，又愛過年下，你淨辦一些糊塗事，因此我不願再見你。」若瑟說：「咱爺兒兩個可沒錯過，我沒娶親以前，你也沒上我家去過，那是因爲什麼呢？」張貪說：「你走罷，你走罷。」若瑟無奈說：「好，我就走罷。」張貪也說：「好，你就走罷。」若瑟臨走向保祿說：「請你明天上我家過年去罷。」保祿可不敢說

話了，光點頭搖手；這是心裡說好說，好說，謝謝，謝謝。若瑟就走了。

保祿送他，給他開門。若瑟剛走了，遂又進來了兩個人，看着像似體面人，走到張貪跟前，脫了帽，點點頭，傍邊一站，說：『掌櫃的發財呀？』張貪說：『好說。』他兩個人又說：『請教，我們是給張掌櫃的說話，是給李掌櫃的說話呢？』張貪說：『李林死了七年了，到今天晚上整夠七年，您二位先生有什麼事呢？』他兩個說：『李掌櫃的在時，立了哀矜窮人的善表，張掌櫃的也是一樣行善罷。』說完，就拿出善功賬簿來，給張貪看。『簿子上邊，有官府

的紅印，下邊，有各舖子的字號，富家的人名，所捐的錢數。這兩個人，一個姓孔名孝，一個姓孟名謙，手拿鉛筆，預備寫張貪的簿施。他們原是爲城裡的瞎癩殘疾傷癆無用的窮人，求個年下。張貪見是求哀矜的，誰推辭說：『我不懂的這些事。』孔孝就勸他，說：『你看那些瞎癩殘疾老弱不堪的窮苦人，有好幾百，他們身上無煖衣，肚裏無飽飯，是多麼可憐，爲此求掌櫃的行個方便，相幫可憐他們。』張貪說：『沒有苦力獄了麼？』孔孝答說：『雖有苦力獄可惜……』看此書者當知道，這個苦力獄，就是官家和富家蓋的押窮人的地方，有錢財的富家，最煩惡窮人要

飯喊門，又煩惡窮人在街上礙事拉腳的，更煩惡他們的尋樣子，爲此生出滅窮要飯的法子，大家湊錢，蓋了苦力獄。把闔城裏的窮人都押在裏邊，省的他們滿街上亂跑，又命他們下苦力做活。到底給他們的飯食，又少又孬，衣裳，又髒又爛，這獄裏的人，連餓加凍，幾乎要死；雖然他們沒有犯法，還不如監牢獄裏的罪人。看起來官家，富家，他們真算壞了大良心了。『孔孝的話未說完張貪搶口說：『我年年爲養苦力獄的人攤錢麼？』孔孝孟謙聽話音，知道沒得錢的盼望了，就把鉛筆又放起來。張貪說：我怕是沒有苦力獄了，窮人沒有活做了。』孔孝接續先前

未說完話說：『苦力獄雖有，到底獄員待人太苦，他們寧餓死，不願意上那裏頭去，所以我們開了斂錢善櫃，給大眾求幫，張掌櫃的你捐多少錢？』張貪說：『你說他們寧餓死，就叫他們餓死罷，世界上要這些無用的人做什麼？我一個小錢也不拿。』孟謙說：『掌櫃的準是願意不叫別人知道罷？想暗暗的捐錢，對麼？』張貪說：『你們既然問我願意什麼？我就給你們說明，我願意你們快走，我沒錢幫窮人過個熱鬧年下，我不懂的這個，你們相幫他們過好年下去罷，我的錢來的不容易，我做我的買賣，不問人家的事，請你們回去罷，請你們回去罷。』那兩

個人就走了。張貪給保祿說：『這些窮人，在世界上活着做什麼？怎麼不死呢？都該活埋了。張貪高低沒花一個錢，他覺着真有本事，心裏很高興。

這時候大街上還是滿人，來來，往往，滿街上淨燈籠，有推車子的，擔挑子的，抗包袱的，提籃子的，來往不斷熱鬧的很，那些鋪面，雜貨鋪，飯館子，還沒上門；賣麵條子，扁食，燒餅，饅頭，包子的，還沒罷市。因那些回家過年的人，還要買東西，真是富的富忙，窮的窮忙，人多的大忙，人少的小忙。總而言之，沒有不忙的人。有一些乞丐，圍着賣飯的鍋臺亂烤火。有一個窮孩子，身上的衣

裳很爛，露着肉，身上瘦的難看；這個孩子想求兩個錢，或求個饅饅喫，使手一擁張貪的舖門，往裏就伸頭，沒看見張貪從後邊過來，拿着壓紙的版子，劈頭打他一下子；那窮孩子哎喲一聲，就快跑了。此時到了該上門的時候，張貪也得上門。管賬的保祿吹滅燈，起來要回家。張貪對他說：「我猜着你明天能閒着一天，對麼？」保祿說，「對」。張貪說：「對麼？我看不對，我該扣下你半塊錢，那對；到底你准要說：我待你不好，我該說，你待我不好。」明公若按理說，舖中之人，年下當歇息半月，到底張貪貪心過分，人家歇一天，

他還嫌多。保祿勉強代笑，却不敢唧聲。張貪又說：「你想着一天不做活，也不叫我扣你的錢，對不對？」保祿說：「一年到頭只有這一天，也不算什麼。」張貪說：「一年到頭只一回偷人家褡子裏的錢，也不算什麼，是理麼？」保祿又不敢唧聲了。張貪說：「若不叫你閒一天，你准說：我無情，你明天就閒一天罷；可是第二天得早些來。」保祿說：「好罷，」就忻喜回家而走了。

張貪將舖門上好，就上飯館裏喫飯去了，因沒人給他做飯，所以得上飯館裏去。喫完飯，從懷裏掏出賑本子來，看看誰欠多少錢，到了期麼？該多少利，他正天

揣着賬本子，看賬總沒絮煩的時候，看了一遍，把賬本子又揣在懷裏，出鋪回家，家就是他賄受李吝的那處院子。他白日一天在鋪裏，到晚晌纔回家，因沒人打掃，屋裏院裏骯髒的很。大門上有饒饒大的銅釘，釘上邊有個大銅圈子，使手一掀銅圈子，再一鬆手，圈子撞在銅釘上，內院裏就聽見銅環響，叫門者不用喊，也不用拍門。張貪想開大門上的鎖，他一看銅圈子，嚇了一跳，他看見銅圈子裏，有相似臉的一個像，細看，是死了七年整的，李吝的像，像如同活着一樣，眼上也戴着他的大眼鏡，那個臉四外冒出火頭來，頭髮朝上豎起

來，那火的熱氣，吹的頭髮亂動彈。張貪嚇的實在不輕，他又想近前細看，那個臉就沒有了。若說張貪不害怕，是假的，嚇的心裏撲咚撲咚的。到底他還算大膽，剛纔嚇的不能開鎖，他又拿鑰匙開了鎖，推開大門。他想着，外邊既有李吝的臉，裏邊許有他的身子，他向門後邊細看，並沒有什麼，就嚙的一聲，把大門關上了。從前這院裏開過酒店，院裏擱着好幾個大缸；奇怪，他一關大門，震的滿院的酒缸翕翕的亂嚙，這嚙聲他不怕，就上好腰門，從腰裏掏出火鏟來，打灼火，點灼門後牆上掛的小燈，端着燈往裏走，往所住的小

樓上去；到底他加小心了，他在個個酒缸裏仔細瞧着，有人麼？來到屋門，開了門上的鎖，進到屋裏，門後邊，牆角裏，各處又留神細看，因沒有什麼，他就端着燈上了樓，又看牀上，牀下，桌子底下，櫃後邊，櫥裏頭，牆上掛的衣裳底下，看有人麼？各處俱皆找到，看出來他真留心了。他從前黑夜沒有上過屋門，今夜不敢不上門了，把門上的很結實，插上兩道插門。

張貪這纔脫了大袍子，穿上破棉襖，脫了靴子，換上破鞋，脫了帽，戴上睡帽。火盆裏點上一點小火，因他有點凍着，在小火上置上小沙鍋，溫點米飯，好出點汗。

就跏在火盆上求煖，因火太小，不跏着不得煖氣。將小米飯溫熱了，就去拿盃盛飯，忽然看見盃裏，又有李吝的老臉。擱下這個盃，另拿別的一個，到底個個盃裏，都有李吝的模樣。張貪快站起來，自己哄自己說：『張譚哪，你別糊塗，你別信這，死人不能再回家，你可不要害怕。』

他就坐在椅子上，心裏害怕，不住的這裏看，那裏瞧，照牆角裏一看，看見一個鈴鐺，慢自搖動。鈴鐺是開酒店的人掛的，以先有鐵絲繫着，鐵絲直通到地樓底下，若有人一扯鐵絲，那鈴鐺就響，如今鐵絲斷了。張貪心

裏說：「這個鈴鐺怎麼自己會動彈呢？」那鈴鐺搖動的越緊了，就叮噹叮噹的響開了，響了大概五分鐘的工夫。張貪心裏很害怕，他覺着這五分有一點鐘的工夫，那鈴鐺閣截不響了。

他又聽見地樓裏荒荒浪浪鬧起來了。地樓，是樓底下的一口屋子，如同地窖子一樣，裏頭放些使用傢伙，門在樓梯底下，有版門蓋着。張貪聽見地樓裏的酒缸，酒瓶，鐵器，各樣傢伙亂響，又聽見一個人，拉着鐵鍊子，來回走着碰酒缸。張貪真害怕了，又向自己說：「我不害怕，這是不能的事。」他雖這樣說，他的面目可變色

了；又聽見地樓門自己開了，版門碰在牆上。張貪還說：『我不害怕。』就聽見拉鐵鍊的往樓上來。張貪想着，我把門上的很結實，我不開門，他還能進來麼？不要緊，不用害怕，他過不來。到底他一擡頭，看見拉鍊的一個鬼，不用開門也進來了。忽然站在他臉前。火盆裡的火，先前想滅，鬼一進來，這火烘的聲，就灼起來了；火似有聲音說：『這個鬼我認的，他是李吝。』張貪瞪眼一看，真是李吝，見他在膀子上，腰裡，圍着一根很長很重的鐵鍊子，上頭掛着青錢一串一串的，皆是不公道的錢，爲此很重，鬼的身子透明，如同玻璃一樣，從前邊能

看見他辮子，他肚裏的肝肺腸子全能看見。張貪心裏說：『他活着的時候，人家都說：李吝沒有人心，我看看他有麼？』你想還能沒有麼？張貪往他臉上一看，見李吝瞪着眼睛看老夥計，眼珠子不動，如同直了一樣。張貪不敢看他的眼。到底他還算有膽氣，若不然早嚇的不能動了。他問說：『你是誰呀？』鬼說：『你該問，我當時是誰？』張貪聽他說話，也是李吝的聲音。他又說：『你給我要什麼？』鬼說：『我不要什麼。』張貪又問說：『你到底是誰呀？』鬼說：『我是你的好朋友李林，你還不能認得我麼？』張貪想着，屋裏只有一把椅子，我不讓給

他坐，我看看他在那裏坐下。就說：『既是你上家來了，你坐下罷。』鬼說：『叫我坐下，我就坐下。』他就坐在火盆裏頭。對張貪說：『我是你的夥計，李林，你信不信？』張貪說：『我不信。』鬼說：『你親眼看見我坐在你跟前，你親耳聽見我同你說話，如同從前一樣，沒有一點含糊，你還不信麼？』張貪說：『我想是作夢看見的，死人回家，這樣的事，我能信麼？』他雖然響說不信，不害怕，到底嚇的他渾身亂抖擻。人爲何怕鬼呢？因鬼是惡人的靈魂，既是惡人，一定下了地獄，他走到那裏，地獄苦也帶到那裏，他一近你，你的汗毛一動，你就得

害怕·張貪嚇的沒法子了；他又自己哄自己說：「我不信這，我不害怕。」他又壯着膽，給那鬼說話，爲消自己的害怕。他向鬼說：「我不信這，你不是任什麼，你是個虛影，你若真是死過的李林？你身子後邊的物件，你就能看到。」鬼說：「我能看見。」張貪說：「你沒扭頭，怎麼能看見呢？」鬼說：「我不用扭頭，我什麼都能看見。」張貪說：「你既是李林我的好朋友，你不該這樣嚇我，我多咱睡覺，多咱得見你，我還能睡麼？」鬼一句不答，亂搖鐵鍊子，就嗷嗷的叫喚。張貪一聽見這個聲音，嚇的兩手抓住椅子，渾身發抖。又向鬼說：「你爲什麼

這樣很心，嚇唬我呢？」那鬼又搖鐵鍊子，又叫喚起來，滿屋裏亂響，亂叫。張貪就撲咚跪在地下，說：「求你可憐我罷。」鬼問：「你信我真是李林麼？」張貪渾身打抖擻，說：「我信，我信，到底你爲什麼上這裏來呢？」鬼說：「因我在世不愛人，自己獨居，生損人利己之心，如今受苦利害的很，我再想行善，哀矜人，不行了，晚了，因我愛財，天主命我遊走世上，抗着鐵鍊，我來看我的近人，我的夥計，你若不回頭，你死後下地獄，同我受一樣的苦!!!」

張貪問說：「你帶的鐵鍊子，怎麼是這個樣呢？」鬼說：

「因我在世上的時候，辦了不公道的事，待人刻薄過於吝嗇，纔給我帶上這個鐵鍊，這鐵鍊不是天主給我的，是我在世同着你親手做的。」張貪嚇的心中亂跳。鬼又說：「不是光我帶這樣鐵鍊，你也要帶，可是你將帶的鐵鍊，比我這個更大更重，你辦一件惡事，就添上一個環子，我死的時候，你預備的鐵鍊同我的般大，我死了够七年，這七年的工夫，你又辦了多少剋苦人愛財的事，你光知道剋盡人的錢財，一點濟苦憐貧哀矜的心沒有，你想你的鐵鍊，可有多大多重呢？」張貪一聽這話，他往自己身上看，看看有那個鐵鍊子麼？真

叫鬼嚇迷了。

張貪向他說：『老李呀！你說幾句安慰我的話罷，可別嚇唬我了，你真把我嚇迷了。』鬼說：『那樣的話，我沒有，有別的神向你說。我說的話是有數的，天主叫我說什麼，我就說什麼，我也沒有大工夫了，我還得走路，我得從你的舖裡上銀行裡那條路上走，因我在世的時候，從那條路上得了不義之財，所以天主罰我常常走那條路，我沒歇息的時候，白日黑夜，常常得走苦路。』張貪說：『你常在路上，這七年的工夫，你走的可不近了。』鬼聽他的話音，是不可憐他，不感其恩，反又

恥笑。他就把鐵鍊，荒唧摔在地下，說：『因我在世看你的惡表，沒看善人的善表，光生害人之私心？所以纔走錯了路，受這樣大苦。』張貪說：『你在世不是跟我發了財，當了好買賣人麼？怎麼受這樣的苦呢？』鬼說：『做買賣有什麼功勞，天主叫我們敬主愛人，哀矜窮人，可憐苦人，與人來往，與善人交接，這是我們的正本分，我却沒有盡到。會做買賣那是小事，小如水滴比較大海。另外到年下我的苦更大，因我年下的時候，總沒相幫過窮人。』說到這裡，張貪用手搗耳，不願意聽了。鬼大聲說：『你聽。』張貪說：『我聽，我聽，求你』

說幾句好聽的話罷。」鬼說：「爲羞辱我，叫我常同你一齊在舖裡。」張貪聽說，鬼同他一齊在舖裡，嚇的他頭頂上冒涼氣。鬼又說：「你不願意見我，我同你常在一齊，這就是我的大補贖，因爲你是我的好朋友，我求天主教訓你，我走了以後，還有三個神來看你，所以你在世上還有盼望，還能不到我這個地步。」張貪問說：「這是你給我求的麼？」鬼說：「不錯，是。」張貪說：「我看不好，不叫他們來，不行麼？」鬼說：「他們若不來，你不回頭；第一個神，明天半夜以後，一點鐘來到。」張貪想着，還湊三回嚇唬我呀。就向鬼說：「他們一齊來

不行麼？」鬼說：「不行，第一個神，晚一天，過明天半夜以後一點鐘來到，第三個神，再晚一天，大過明，半夜整，十二點鐘來到。」說完這話，鬼就起來，把拉着的鐵鍊子，纏在腰裡，膀子，胳膊上，就往窗戶退去；那窗戶就慢慢開縫，鬼到了窗戶，窗戶就大開了。鬼望張貪擺手，叫他來近。張貪就往前去，離他有兩步遠，鬼出了窗戶，騰空而去了。張貪聽着空中裡有無數的鬼，哭叫連天，大聲喊着，說出自己的罪來，都是不公道的惡人，下了地獄。李吝也隨在羣鬼當中，亂哭亂叫。張貪想看看，見半空裡淨鬼，個個都帶着鐵鍊，

如李吝的一樣·有一個鬼髻子上抗着一個鐵箱子，很大很重，因他得的不義之財很多，那鬼很難受，叫喚的很難聽·略待一會，那些惡鬼被霧氣遮住，慢慢的就沒有了·張貪見鬼都走了，就看看窗戶，還是關着；又看門，還是插着兩道插門，一點也沒動·他這一夜嚇的不輕，到底還想說胡鬧臺，可是他只說了胡鬧二字就不敢說了，天也不早了，他也睏了，看看鐘表，已經到了下兩點，所以他也沒脫衣裳，吹滅燈，躺在牀上就睡了·

第二章 去年神使見往事

他這一覺睡的真甜，醒了一看，還是漆黑，屋裏的牆也看不見，他心裏說：『我睡的時候不小哇，怎麼天還沒明呢？大約着快明了罷。』他正思想，聽見天主堂鐘樓上的大鐘表響了，他細聽是幾點鐘，聽着響了十二下，他說：『這是怎麼鬧的呢？我是下兩點睡的覺，怎麼又到了十二點呢？哎！沒的堂裏的大鐘表不對麼？我看看我的鐘表。』也就化灼洋火，看見自己的鐘表，也是十二點，他說：『真是奇怪！怎麼這些鐘表都倒走起來呢？』他又

說：『鐘表不能倒走，沒的我睡了一天，又睡到半夜了麼？不能哇，沒的是晌午十二點鐘，太陽失了光，或太陽不起了麼？若太陽不起了，可不好哇，也沒白日黑夜了，也沒幾天幾天了，我怎麼給人家按日期要賬呢？』他又一想，說：『若是半夜街上沒人，若是晌午，太陽不起了，街上的人一定更多。』他就下了牀，從窗戶往街上看，因他住的小樓靠街，衝街有窗戶，他往外一看，見街上連一個人也沒有。他就說：『准是第二天半夜了，這不要緊，我還能給人家要賬。』就掀開煖帳，躺在牀上，他又想起所見的那些鬼來，說：『我所見的是真見了麼？不

是吧，是做夢麼？不能不能！我見得太真切了，那能是做夢呢？」他忽然想起李吝說的話來，今夜下一點鐘就來一個神。他正想的時候，大鐘表響了三刻，原來這大鐘表，一刻一刻的響，響了四刻以後再響幾點鐘，老張貪自己說：『已經到了三刻了，我也不用睡了，等神過去了，再睡吧。』張貪此時半醒半睡，覺着剩下的這一刻鐘，有四點的工夫，所以鐘表響了四刻他說：『這不是四點鐘麼？李吝說的是瞎話吧，過了時候，神不來了，這是老李特意的嚇唬我。』他這樣想着，就響了一點鐘，張貪聽見是一點鐘，就害怕起來了，睜開眼一看，屋

裏有明，如同點上燈的一樣，帳子也往兩邊分開了，也沒看見是誰掀開的，他就趕緊坐起來，往外一看，看見一個神，此神的形像很奇怪，頭髮，鬚鬚，眉毛，皆白如雪，面目却似孩童，並無一點皺紋，他的胳膊很長，腿却很短，穿的不是冬天的棉衣，彷彿春天的衣裳，他的頭頂發出光來，腰裏束的釧帶，釧帶上的寶石，也發出光來，所以屋裏很明，張貪就問說：『你就是李吝向我說的那位神麼？』神答說：『不錯，是。』聽他說話，聲音很好聽，到底聽着離的很遠，如同不是在跟前一樣，張貪又問說：『你是誰呀？』神說：『我是一個神，但管年下，正

月初一，叫人過年下的時候，回心向善，和睦愛人，定好志向，再不爲惡，天主叫我來了，指你看以前你自己過年下所辦的事情，現今年下的事，及後來的事，我皆不管，後來還有別的神指給你看。『張貪看見他腰裏掖着帽子，想看看是什麼樣的，就給神說：『你戴上帽子好不好。』神說：『我指你看從前的事，全仗我頭頂上的光，你怎麼叫我戴上帽子，要滅這個光呢？』張貪說：『我不知道有害，到底你來有什麼事呢？』神說：『我來叫你回頭改過，不叫你後來受苦，就是這一件事，別的沒有事。』』

張貪向神說：『你說；你爲我的好處來的，我看不勝叫我睡安生覺好。』那神光說：『你來。』張貪見那神，伸手抓住他的手脖子，覺着他的力量很大，不能不跟他去，也不能嫌冷，嫌黑，也不能嫌囉唆，因不自主，他很不如意，就起來下牀跟那神走了，神領他從窗戶上走，他覺着自己往上起，腳離起地來了，他害怕說：『慢慢的吧！我是個人，別摔死我了。』神說：『不用害怕，你把手放在我膀子上。』老張貪就把手放在他膀子上，果然就不害怕了，忽的一聲出了窗戶，睜眼一看，不是他的院子了，也不是黑天了，是白天晌午以前的時候，同

神在漫地裏的一條大路上，就往不遠的一個村裏去，他們進了這個村，神問他說：「你還認的這個村麼？」他一看，原是他生身的老家，他怎麼不認的呢？他心裏說：「這個莊村離西安府很遠，怎麼霎時間來到這裏了呢？」他到了本莊，想起他當初小的時候，他是很好的一個孩子，熱心，謙遜，好脾氣，愛朋友，如今到底怎麼樣呢？張貪想到這裏，心裏就後悔難受，兩眼流出淚來。神問他說：「你眼下邊，流的是什麼？」張貪明知道，問的是他流的淚，因他幾十年沒吊過淚，所以他不肯說實話，就說：「我的眼怕風，見風好流淚。」神又說：「你還記的這

個路麼？」張貪說：「這條路我走過多蹉，還能忘了麼？合上眼我也能走。」神說：「真稀罕！你就記了那麼些時候，咱們往村裏邊去吧。」張貪跟着神走，又看見本莊上的老房屋，老樹木，他還都認的，又見老鄰居彼此拜年，皆是從前同他一齊玩耍的人，又有一些小孩子，放爆竹，敲鼓鑼，吹笙笛，玩錢的，真是男男，女女，老老，少少，都是很喜歡，很高興，因是年下不能不高興，真堪爲同樂的日子，老張譚此時，也想起當時在家過年下的喜歡來。就說：「過年下真好哇！」神說：「過年下做什麼？胡鬧臺，拜年的人都該活埋。」老張貪一

聽，是自己先說過的話，知道神是笑話他，他就難受起來了！

神從本莊，又把張貪送到一個地方，原是來到一個學房裡，是多年的老學房，屋簷子都壞了，磚牆根齧破了，門版也走拔了，窗戶櫃子斜斷不整了，也沒糊紙，往屋裏一看，也不像個學房，牆不白，地下不乾淨，屋裏又黑，又冷，桌子，板凳，皆破壞了，學裏只有一個學生，在桌子上跣着，張貪心裏說：「別的學生都回家過年下去了，這個學生，怎麼還在這裡呢？沒的他家沒有人了麼？」神問張貪說：「你認得他麼？」張貪

忽然明白了，這個學生，就是幼年時代的張譚，老張貪想起來，他當時得罪了爹娘，爹娘生了大氣，把他送到遠處上學，不許回家。學裏喫的飯很不好，師傅脾氣又怪，又沒有一個近人，那時候他受的苦真不小，另外到年下難受的很，別的學生都回家過年，高興的很，小孩子最喜歡的是過年下，又能見，爹娘，兄弟，姊妹，親戚，朋友，鄰居街坊，獨獨的他一人不能回家，因爹娘不許，他該多麼難受呢，老張貪想起這些事來，眼裏的淚就止不住了，又想起來他那時候，好看小說書，更喜歡看過年下的行實，張貪此時全想起他好看

的那些行實來，就向神說：『我當時在這學裏，念的是年下的小說，書上說的過年下多好，叫人多高興。』說完這話，他說：『哎！苦孩子！苦孩子！』他又說：『晚了！不行了！』神問他說：『你說的什麼話？心裏想什麼事呢？』他說：『沒想什麼事，前天有個窮孩子，給我求兩個錢，我沒給他，我如今想給他，可是晚了。』神聽說，就笑了，那神原來知道他的心事，特意的問他。神向他說：『不晚，後來還行。』

張貪一轉眼，又看見下年的事情，也到了年下，還是在這個學房裏，又是小張譚獨自一人在學裏，臉又黃又

瘦，很難受的樣子，因別的學生都回家過年去了，又剩下他自己，還是不能回家，他在院中走過來，走過去，忽然從外邊進來一個小閨女，跑到他跟前，笑喜喜的，抓着他的手，很親近的樣子，說：「哥哥你難受麼？你想家了麼？我來接你！上咱家裏過年下去吧，咱爹叫我來的，他不生你的氣了，他還很想你；還給你僱了一輛車，在大門外邊哩，如今咱家很好，走吧，走吧。」小張譚一聽這些話，真喜歡，這是小張譚的妹妹，名叫依擲斯，依擲斯又向他哥說：「哥哥你長的漢子不小了！你長成大人了！」張譚也說：「妹妹：你長的不矮

了！」他兄妹兩個拍掌大笑起來了。又聽見一個人說：「把張譚的箱子被套送到車上去。」依擲斯說：「哥哥：這是誰說話呢？」張譚說：「是師傅。」他師傅就說：「您兩個別走啦，來吧。」依擲斯一看，是個白鬚老頭子，眼是老大的，怪嚇人，他就害怕了，師傅把他兩個領到一個小屋裏去，依擲斯看着這個小屋，比別的屋還乾淨一點，地下沒有潮土，牆上掛着地圖，師傅拿出來一瓶子酒，一盒子點心，又差伺候學房的人，給趕車的送一瓶子酒去，趕車的說：「謝謝，若是上回那樣的酒，我可不嗑。」伺候學房的說：「這不是那酒了，這是好酒。」

原來這個趕車的，常來這裏接送學生，他兄妹兩個，嗑完了酒，就給師傅嗑頭，謝謝師傅，師傅把他們送到車上，他兄妹兩個上車走了，老張貪看見小張譚歡天喜地的回去了，他也喜的了不的，神說：『你妹妹待你真好，真不錯，你看你的妹妹，很不壯實，颯風能颯倒了，到底他的心很好。』老張貪說：『真不錯，我也不能說傍的。』神說：『你待他怎麼樣？如今他在那裏？』張貪說：『他去世了。』神說：『撇下孩子沒有？』張貪說：『撇下一個孩子，就是我的外甥劉若瑟。』老張貪說到這裏，他想起外甥請他過年，他待他外甥那樣的不好，

他就後悔起來了。

張貪擡頭一看，不是那個地方了，他來到一座城裏，街上的人很多，很熱鬧，有騾馬車，牛驢車，也有人力車，皆是回家過年下的，街上的人烘烘烈烈，各家及各舖門上，都貼上紅紙對子，真是一年到頭，數着年下熱鬧，張貪走到一個舖子門首，神說：『你認的這個舖子麼？』張貪擡頭一看，說：『可是認的，我不是在這裏學買賣了麼？』他們進了舖，看見一位老掌櫃的，白頭髮，長鬍子，很胖，紅紅的面皮，張貪說：『這不是老費麼？他怎麼又活啦！』又見傍邊兩個學買賣的小徒弟，張貪

向神說：『那個老掌櫃的，是我的老主人，姓費名有義，那個小徒弟，姓趙，名長勤，是我的好朋友，那一個是我自己，掌櫃的待人很良善，我怎麼又撈着見他呢？』他當時很愛那個老主人，及那個朋友，天到了晚上七點鐘，老掌櫃的就搓着兩手，站起來，笑喜喜的，說：『到了時候了，今天是辭歲，明天是年下，你們歇歇吧，上門吧。』兩個小徒弟喜的了不的，把門上好，剩下兩頁，因隣居快來賀辭歲，兩個小徒弟，喜喜歡歡的拉開桌子，預備板凳，只等客來，不大一會，見鄰居衆人，擁擁擠擠的都來了，因掌櫃的忠厚老誠，不惜

錢財，所以鄰居都來慶賀，衆人說：『掌櫃的今年買賣不錯，明年買賣更好，良人天相，買賣興旺。』說罷一齊作揖。費有義說：『好說，不敢當，俱是高擡過獎，沒有好處，無非衆位關照一二就是了。』遂叫張譚，趙長勤，端菜提酒，衆人說：『掌櫃的不必囉唆。』費有義說：『沒有什麼囉唆，兩樣子粗菜，幾盃水酒，不成敬意，不過虛坐一時吧。』衆人說：『謝謝。』這纔坐下。張譚端菜，趙長勤提酒，又擺上果品點心，樣樣齊備，衆人飲酒之間，猜拳行令，真熱鬧，衆人也很喜歡張譚，因他和氣，善靜，一說話，就先笑，所以衆人親近他，飲

酒已畢都說：『好酒，好酒，我們討饒了，明天再來賀年。』費有義說：『酒寡菜薄，衆位擔代吧。』衆人彼此恭敬一會，喜笑而走。張貪看見這些事，給當時一點不差，他又想起當時的事來了，他就說：『掌櫃的真好！』神說：『他有什麼好呢？不過花幾塊錢，可算什麼。』張貪說：『不在花錢多少，你不懂得，他真會待人，說話，辦事，能常常叫人喜歡，這是好本事。』老張貪說着話，看見神瞪着兩個眼看他，他就不敢說話了，神問他說：『你怎麼不說啦？又有什麼事呢？』張貪說：『沒什麼事。』神說：『不準，翻正有事。』張貪說：『傍的沒事，我光想這時候，給管

賤的保祿，說幾句好話纔好。」神說：「晚不了，後來再說吧。」

神叫張貪另看別的事情，霎時間在漫地裏，張貪看見一個三十歲的人，白生生的臉，穿的衣裳很好，這還是張譚，他出了舖子，同別人做買賣，發財了，他如今比從前強多了，面目好看，到底他臉上也帶出不好來了，看出愛財的毛病，在他心裏札根，他傍邊坐着二十七八歲的一個閨女，姓馮名亞納，眼中含淚，低頭難受，這是張譚自幼結的親事，那時候張譚窮，結的親也窮，如今張譚有點麼了，他就嫌亞納窮，不娶

她了。他丈人催媒人說：『張譚到如今也不娶，他是什麼心呢！這又到年下了，叫他快娶親吧。』媒人去找他，回來說：『他是不願意要了！』亞納的父親說：『這事還能隨便，愛要不要麼？那可不行，媒人再去。』又回來說：『他光往後推，他說：「多咱發了大財，多咱娶親。」這不是不要的話麼？』亞納知道了這事，生大氣說：『我沒有不是，他爲什麼不要我呢？這個名聲我不能擔，我親自去找他說理。』媒人去叫張譚，來到漫地裏無人的地方，領亞納來見他，亞納想着好歹勸他定日子行婚禮，省的落不美的名聲，她向張譚說：『你如今心裏沒』

有我了，進去了一個神，從你心裏把我趁出來，爲此你不要我了。」張譚說：「有什麼神能進我的心呢？」亞納說：「就是金子銀子神！發財的神！鑽入你心裏去了！怕我饑墜你，對不對呀！」張貪說：「那可不對，我看着我的家業太小，東西太少，養不起你，等着發了大財，那時候娶你要享福，這樣不好麼？」亞納說：「等到多咱你發大財呢？你若到老不發大財，你到老也不娶我，這樣不是沒有定禮的時候麼？你光有一個財迷的心，要我做什麼？」張譚說：「世俗中有兩樣待人狠，人窮了，世俗人小看的狠，人想發財，世俗人說是財迷，又輕慢

的狠，不拘怎麼樣，都是不好。」亞納說：「你光怕世俗，因怕世俗，所以纔不要我了，這個世俗就是你的神，牠能叫你享福，如同我心裏願意，叫你享福麼？」張譚說：「我可沒說不要你的話，我光說發了財再娶你，到底你的心變了，你等不的，你怎麼抱怨我呢？」亞納說：「你多咱算發財呢？你一輩子不發財，就是一輩子不娶我了麼？」張譚說：「那可沒法子了，那怨你的命不好，你若等不的，就算你不願意跟我了。」亞納聽着真沒有盼望了，就說：「鐵心人哪！我看你一定不要我了，我就捨了你吧。」大哭起來走了！張譚也

不留他，也不難受，真是心如鐵石一般，老張貪看到這裏，心裏真難受，真後悔，向神說：『你快送我走吧！別叫我看過去了，我難受後悔的了不得。』神就抓住他的兩手說：『再看一個像吧！』

張貪一看又挪了地方，原是來到一個人家，好幾座瓦房，也有小樓，屋裏很體面，棹子，椅子，兀子，牀，櫥，櫃，各樣傢俱，皆是桐油，紅漆，實在體面，張貪見屋裏有一位太太，約有五十五六歲，穿的衣裳乾淨整齊，傍邊坐她的閨女，約有十七八歲，長的俊美好看，穿的衣裳新鮮可體，她的模樣彷彿她娘，這個太太，

就是張貪從前不要的那個亞納，張貪當時，光想發財，不願成家，所以給亞納離了婚，亞納的父母，又給亞納尋了一家，怪富足，五六頃地，很有銀錢，亞納在這家實在享福，張貪又看見好幾個孩子，在院裏跑着玩，因爹娘很疼愛他們，所以他們很歡，那個閨女也跑出去，同那幾個孩子一齊玩耍，真是亂打，亂鬧，亂喊，亂笑，那太太不但不嫌煩，還喜的了不得，張貪也喜迷了，他想着，我把不得的，也能同這些孩子們在一齊玩耍纔好，他這是後悔當初不要他妻的事，他見那些孩子正玩的熱鬧，從外邊來了一個人，有五十多歲，

膀子上抗着褙子，手裏提着包袱，那些孩子一看，說：「咱爹來了！」一齊上前迎接，就把褙子拉下來，大夥子一看裏頭，有炸花，爆竹，核桃，棗梨，都是年下孩子玩的，喫的東西，那些孩子亂搶亂奪，一個孩子數着他小，搶了一個皮老鼠，他一擠，唧唧的叫喚，傍的孩子要給他奪，一看他手裏沒有了，有個孩子說：「了不得了！他把皮老鼠喫了。」別的孩子說：「他若喫了，可得死呀！」聽這一句話，那些孩子都不敢亂了，那很小的孩子，把皮老鼠往脊梁後邊一藏，大閨女一伸手奪了去，藏在袖筒裏，她一見小孩子害怕，就將皮老

鼠又拿出來了，那些小孩子一見有了皮老鼠，就喜的亂跳，拍着手大笑起來，父親在棹子上解開包袱，小孩子都翹腳伸頭的往棹子上看，看見包袱裏邊，有小孩子的新帽子，新帶子，頭繩子，新鞋，新襪子，閨女頭上戴的花，新手巾，全是年下小孩子所用的物件，小孩子都喜的了不得。略待一會，天就黑了，小孩子都睡覺了，屋裏剩下他夫妻二人，同閨女，張貪看到這裏，心裏難受起來了，說：「這一家人多好！我年輕的時候，若不棄捨我的妻，就是這些孩子的母親亞納，我也能有滿堂的兒女。如今晚了！老了！」他很後悔難

受，不住的擦淚，他聽見亞納的丈夫若瑟說：『我今天進城，見了你的老朋友。』亞納說：『我那裏有老朋友呢？』若瑟說：『你想想。』亞納說：『沒的是張貪。』若瑟說：『不錯，就是他，我見他獨自一人，在舖裏小凳子上坐着，他夥計李吝快要死，夥計一死了，他就沒有一個近人了。』亞納說：『真是個苦人哪！』若瑟說：『真是個苦人！可憐！可憐！』張貪聽這些話，難受的不行了！向神說：『你快送我回去吧，我不看了，我難受的撐不住了。』他緊催神快走，就看見神腰裏掖的帽子，伸手拉下來，給神戴在頭上，那神一戴帽子，頭頂上的光往

下照，光就小了，張貪使勁搵那帽子，光就更小了，他再搵帽子神就沒有了，張貪醒了一看，他還是在自己屋裏牀上躺着，看鐘表，天到八點鐘了，因他跟着神看了一天的像，所以他真困了，他也沒起，就又睡着了。

第三章 現年神領看年樂

張貪正在那裏呼嚕呼嚕的酣睡，驀然醒了，睜眼一看，滿屋漆黑。他一醒，知道准是爲的見第二個神，他就坐起來想想上夜見的那些事，他一點沒忘，都想起來，他就用手分開帳子，省的那神親自用手掀，自己光害怕。張貪這回見神，不是多害怕了，他知道這些神不害他，他正想的時候，聽見嚮了一點鐘，他但等着第二個神來，往屋裏瞧看，不見有神，又往四下裏瞧看，也瞧不見任什麼，他心裏說：『李吝說的，頭一

個神，是頭一天半夜一點鐘來，到了一點鐘，果然來了，一點不差，他說第二個神，到第二天半夜一點鐘來，怎麼不來呢？這時候准過了十分了，還沒神來，沒的不來了麼？」他就又躺在牀上想睡覺，忽然看見了一道光，直照到牀上，他看不出來，這道光是從那裏來的，所以害起怕來了，他又坐起來，細看這光是從那裏來的，看見是從裏間屋裏照過來的，張貪住的是兩間的樓他在東間住，那光是從西間來的，他就下牀想上西間裏去看看，剛下牀聽見西間有叫他的聲音，說：「張貪來呀！張貪來呀！」因他不大害怕，就大膽的掀開門簾

過去了，一看；在屋裏地上擺着各樣的酒菜點心，都是年下應用的物件，有豬肉羊肉，丸子包子，版鴨魚翅燒雞，鮮魚海帶池藕，金針木耳，等等的菜無所不有，又有甜梨紅棗，核桃杏仁，柿餅長果雞蛋掛麵，紅糖白糖，還有葡萄綠酒，狀元紅酒，金波黃酒，玫瑰露酒，佛手露酒，乾酒明酒，屋裏地上擺的滿滿的，當中坐着一個神，似三十歲的人，頭戴灰鼠皮的帽子，身穿豆青紬子面的羔羊皮襖，大襟掖起來，外罩紅青緞子面的狐皮馬褂，黑色絨靴子，脖子上掛着一個寶物，發光不小，那神向張貪說：『你認得我麼？』張貪說：『不

認得。』神說：『你沒見過我麼？』張貪說：『沒有。』神說：『可惜你沒有過一個好年下，你來看這些物件，你該知道，世人年下當平安，當喜歡，喫好飯，穿好衣，我是現時新年下的神，你還不知道我？』張貪說：『我幾十年過的年下不好，我夜裏晚上見了一個年神，叫我看看，我先過去的那些年下怎麼不好，他教訓我道理不少，我都記住了，以後我回頭。』神說：『很好你來吧，跟我看看過好年下的光景。』神說完，就站起來。張貪謙謙遜遜的說：『你願意領我上那裏去，我就跟你上那裏去，我如今很願意再跟你學。』神說：『你抓住我的衣

裳吧。』張貪就抓住他的衣裳，一抓衣裳，他先見的那些酒菜點心，全沒有了，也不見他的房子了！

他們忽然來到本城大街上，見街上淨燈，人真不少，原是年下大五更裏，因黑夜下了雪，家家戶戶都早早的起來掃雪，也有掃路的，掃房頂的，聽着也有掃院子的，略待一會，各街，各巷，各家，各戶，兵兵兵，炸花爆竹亂響開了，年下真算第一的熱鬧，街上的人更多了，滿街上都點着燈籠，亂讓拜年，說：『爺爺，或大爺，叔叔，哥哥，我給你拜年吧。』他們回答說：『可別拜年，地下那麼髒，見了面就算拜年了。』滿

街上人聲嘈雜。街上行走的人很多，爲此雪化成水，水變成泥，到底年下掃路不嫌天冷，拜年不嫌地髒，也有坐大車小車的，從東往西，從南往北，都是爲拜年的，滿街上的人，都是喜喜歡歡，總沒有一個憂愁的，這時候天還沒晴，還有霧氣，到底人還是喜歡。論起來，人當在春夏秋天之時喜歡，因此三時，天氣和暖，萬物結子，故當喜歡。冬天是當憂愁之時，因冬天草木乾枯，冷氣害人，故當憂愁。年下雖係新春，尙在隆冬，人本不到歡喜之時，到底人却比春夏秋天之時喜歡的更很，不論大人孩子，男的女的，窮的富的，不拘何樣的人，

都是喜歡，都喫好飯，穿新衣，滿臉喜色，街上的買賣舖，都上了門，回家過年去了，只有賣酒的，賣餚的，賣果子，花生，梨棗，核桃的，雖上了門，還留下兩頁門板，因還有買賣人，或做工的人，五更裏回家拜年，他們回家得拿着禮物，所以街上也有買肉的，買雞的，買香腸子，火腿，版鴨，等等酒餚，也有裝酒的，買梨棗核桃花生的，也有包果品的，真是一襖子，一襖子，一籃子，一籃子，一瓶子，一瓶子，一包子，一包子，都使紅紙包的，紅線纏的，紅號紙貼的，滿街上擁擁擠擠，你碰我，我碰你，也有買了東西

緊着回家，從舖裏往外出的，也有在外邊等的極了，往裏擠着進的，也有忘了舖裏東西，急忙回去拿來的，真是熱鬧的很，喜歡的很。

張貪見那神，挨門查戶伸手一撒，看着撒的，也不是水，也不是煙，也不是麵，就是一股子氣，不論窮富尊卑，他都撒一下子。這神，他能大能小，在大屋裏，他就大，在小屋裏，他就小，街上那抗褡子的，提籃子的，拿包子的，提瓶子的，及那些來往拜年的，那神都撒他們一下子，有一個人從東往西走，又有一個人從南往北走，光慌着快走回家過年下，聽見噹的一

聲，兩個人碰在一處，那個人說：『你是怎麼着啦？』這個人說：『路上不叫走哇？』那個人說：『你怎麼上我身上碰呢？』這個人說：『我沒看見呢。』那個人說：『你走路不睜着眼麼？』這個人說：『你走路睜着眼，爲什麼還碰我呢？』張貪看着這兩個人，眼看就要打架，那神笑喜喜的過去，照他兩個，每人撒了一下，眼看着他兩個人立時改變了樣子，那個人說：『你別生氣，怨我，今天是年下，喜歡的日子，可不能生氣。』這個人說：『可不是，我也沒想起來是年下，怨我說的話不好聽，這可不怨你。』那個人說：『不要緊，咱兩個能打架麼？沒意思，』

一會我上你家給你拜年賠禮去。」這個人說：「我預備下好酒等着你。」他兩個都是謙謙遜遜的，各自回家過年下去了。張貪問神說：「你撒的是什麼？」神說：「撒的是本年下的平安喜歡，年下我叫人高興，不生氣，不發愁。」張貪說：「你天天撒，天天叫人喜歡，不生氣，不發愁，不好麼？」神說：「那不是我該管的事，我所管的就是年下，別的時候，自有別的神管，我進我的本分就完了。」

張貪正然聽神說話，聽見堂裏打鐘，因為年下是立耶穌聖名瞻禮，天主教的人，八天以前，喜喜歡歡的過

了聖誕瞻禮，因為從耶穌降生以後，世人能救靈魂，死後升天堂，所以天主教裏教訓人，到年下當謝舊恩，懇求新恩，對天主說：『上年天主賞的恩典不少，糧食錢財足夠用的，居家平安，沒遭疾病災殃之禍，所以我感謝天主吧！再求天主保護今年，如同上年一樣。』神父今要做求平安的彌撒，所以堂裏打鐘，一打鐘西安府那些教友，老老少少，男男女女，都往堂裏跪彌撒去，臉上都顯出高興的樣子來。

那神就領着張貪，上管賬的王保祿家去了，一到王保祿的外門上，神撒平安的氣，比別的門上撒的多，保祿雖

窮，年下過的不錯，雖沒有好飯，新衣，到底居家平安喜歡，保祿一家有八口人，三個兒子，三個閨女，大兒叫伯多祿，二兒多默，三兄弟莫德，大女瑪爾達，二女瑪利亞，三女羅撒，保祿一月只掙三塊錢，怎麼能夠用的呢？神同張貪進了外門，見有兩口屋子，每口兩間，保祿之妻名路濟亞，在院中掃雪，身上穿的是拆洗過兩水的破衣裳，到底很乾淨，上邊也有花邊子，是粗棉線織的，很不值錢，光是爲的慶賀年下的瞻禮，小孩子都在屋裏玩耍，伯多祿在廚屋裏煮芋頭，伯多祿二十歲了，因要上街拜年，沒有新衣裳，他爹就許給他

彌撒以後，把大褂子脫給他穿，顧一時的丟人。伯多祿聽說叫他穿大褂子，他喜的了不得，不住的攪攪鍋，看看芋頭熟了麼，喫了芋頭扁食，好上街拜年。他爹保祿背着小弟莫德望彌撒去了，弟莫德是個殘廢孩子，兩條腿沒筋骨，很細，所以得背着他，弟莫德纔六歲，雖然殘廢無用，到底一家人看他很嬌，因他是個苦孩子，所以另外疼愛他。保祿走了以後，小多默及小羅撒從外邊跑來說：『娘呀！俺從煮雞的鍋上來的，知道那一個是咱的了，那一鍋數着咱的雞大，鍋裏下的鹽，薑，花椒，茴香，下的不少，聞着很香，一會就煮熟

了。『原因保祿窮，割不起肉，就把自己喂的大公雞殺了，自己又沒柴火煮雞，就把雞送到煮雞鍋上去了，煮雞的年下不少賣酒餚，所以年下他們也煮雞，孩子的娘路濟亞，不住的跑到門外看看，她就說：『瑪爾達還不來呀！』瑪爾達十八歲了，窮人家的孩子不能購着喫飯，所以瑪爾達給富家做針線活，給人家做活，自己不能隨便，得兩三個月纔能回家一躡，你想年下這一天，她娘還能不想她麼？

老路濟亞好幾次跑到門外頭看看，問小孩子說：『恁姐姐瑪爾達還沒來麼？』上年她也晚來了二刻。』說完這話，

又回屋裏去了，略待一會，那兩個孩子從外邊跑來，說：「娘呀！俺大姐姐來了。」他娘說：「來了麼？」孩子說：「來了，來到門外邊了。」他娘從屋裏快着往外跑，瑪爾達就來到院裏了，他娘一見，就抓住他的兩隻手，恨不能的把他抱在懷裏，說：「你怎麼來這麼晚呢？你知道我多麼想你麼？你好幾個月不上家來，你也不想家麼？」瑪爾達說：「我怎麼不想家呢？因爲人家的活多，都是年下要緊用的，夜裏晚上沒拾掇完，我五更裏起來，快拾掇完就來了。」說着話往屋裏走，他兄弟妹妹，拉衣裳的，扯胳膊的，都親的沒法，來到屋裏，她娘說：

『你坐火爐子那裏烤烤吧，你不冷麼？』瑪爾達說：『光想過年下，我跑的快了，也不覺冷了。』又待一會，路濟亞說：『小弟莫德同恁爹還不來呀？天不早了，伯多祿燒開鍋一大會子了，怎麼還不來呢？』小多默及小羅撒又從外邊跑來了，說：『俺爹背着小弟莫德從堂裏回來了，姐姐，你快藏起來。』瑪爾達笑着真藏到門後邊了，這兩個小孩子真好跑，忽跑外頭，忽跑家來，什麼事他們都先知道，蹩蹩的跑回家來送信，故此叫他兩個，無所不在。保祿背着弟莫德來到了，把小孩子抽下來，大夥子接過來，放在地下。此時保祿很喜歡，就想喫扁

食，他先看看一家人齊全麼？一看屋裏沒有瑪爾達，遂問說：「瑪爾達還沒來麼？」路濟亞說：「誰知道？上年也來的晚。」保祿一聽大閨女沒來，就不喜歡了，瑪爾達就從門後邊大笑出來了，說：「爹呀！你好哇？我特意的藏起來了，原是叫你笑哩。」保祿喜的拍手大笑起來了，小多默及小羅撒，架着弟莫德說：「你看看咱的扁食去吧。」架着往廚房裏去了，看起來小孩子在做好飯的時候以前，比喫了好飯以後，喜歡更大。小弟莫德自己不能走路，得拄着兩個很妥當的拐棍，他纔能挪步，到底走的很慢，一家人都可憐他，因為他終

久好不了，翻正早死，這就到了喫飯的時候，伯多祿快上雞鍋上拿雞去了，這一次小多默及小羅撒兩個無所不在，沒看見伯多祿走，他兩個一知道，就大跪趁去了。保祿就把芋頭握爛，下上白糖，瑪爾達刷盥，他娘下扁食，瑪利亞就點灼炸花，乒乒兵兵響開了，小羅撒一聽見他家炸花響，喜的如同迷了一樣，小多默及小羅撒大聲喊着說：『爹！娘！姐姐！恁看咱的雞有多大，俺兩個攜不動，俺哥哥攜着哩。伯多祿就來到屋裏，保祿一看說：『噫呀！真不小！闔城裏沒有這麼大的雞！大夥

子把棹子拉在屋當中，小孩子快搬板凳來。『都圍着棹子坐下，弟莫德坐在他父親腿上，他父親用手攔着他，恐怕病孩子不得力喫飯，小多默及小羅撒先拿來筷子，喜的使筷子，敲自己的牙，他娘就端來扁食，衆人站起來，念了飯前經，這纔坐下喫飯，喫完扁食，他娘就分雞，使小刀子從肚子上割開，肚子裏存的香味就出來了，衆人一聞都說真香。保祿說：『闔城裏沒有這麼香的雞。』他說這話不是驕傲，是窮人知足的意思。小弟莫德喜的使筷子敲棹子，他娘把雞切成八塊，每人盃裏擱上一塊，孩子各自看着各自分的塊大，說：

『哎喲！真不小呀！』瑪爾達又將芋頭每人盃裏盛上一勺，那些盃就尖起來了，這時候小孩子連一個說話的也沒有了，一個勁喫，喫完了雞，保祿一看，盤子裏還有點雞骨頭，他就向衆人說：『恁看咱的雞還沒喫了哩。』瑪利亞就將盃及盤子拿了去，瑪爾達就使托盤，端來了四個碟子一壺酒，碟子裏，有炒藕絲，調豆腐，鹹青豆，醃杏仁，四樣餚，因小孩子也得嗑酒，所以酒裏下上白糖，只有兩個酒盅，得輪流着嗑，將酒漫上，每人嗑一盅，保祿攔着小弟莫德，端給他酒嗑，搯給他菜喫，光怕他沒大活頭，他若死了，想給他親近也

不行了；他哥哥姐姐們都很親近他。小弟莫德端起酒來，說：『我嗑這盅酒，是求天主降福我們個個人吧。』張貪看着這一家人真疼愛那個殘廢孩子，老貪也起了憐惜弟莫德的意思，向神說：『後來這個孩子到底死不
死呢？』神說：『我看見他的座上沒人坐，他的拐棍，在牆角裏攔着沒人使，他家若常這樣窮苦，他准要死。』老張貪說：『他死了真可惜了的，他一家人這麼疼愛他，能叫他死麼？』神說：『神說：『這樣不中用的人，活着做什麼？死了不好麼？』張貪一聽是重他自己說過的話，就把頭一低，不則聲了。』神說：『你說窮人不中用，都該

死，你敢嫌惡他們麼？除了鐵心人不能說這話，人的生死天主當家，你能當家麼？若以你說，窮人皆是蠢人，沒的富家皆是好人麼？」老張貪又聽了這些話，更不敢擡頭了。

老張貪正低頭不語，聽着有人說：「張貪」二字，他就擡起頭來一看，原是給他管賬的保祿說的，本地方有一個風俗，年下嗑酒，與爲慶賀親友恩人，爲他們嗑嗑一盅酒，不論他們在跟前不在跟前，一樣慶賀他們，保祿說：「咱們一家人，今天都爲我主人張貪，嗑一盅酒吧！叫他的買賣興旺，多福多壽。」老路濟亞說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爲他嗑酒，我不嗑，我光想，他也在這裏，好能給他說說理。『保祿說：『哎！你說的什麼話呀！在大年下，還守着小孩子。』路濟亞說：『他刻薄窮人，勒索僱工，這樣一個財迷的人，爲麼給他賀年呢？』保祿說：『別說這話，他也算咱的長上，只能興他，還能興咱麼？』路濟亞說：『爲你的面子，我嗑一盅吧，我可是爲盼望他回心轉意，可憐窮人，再不待人刻薄了。』大人先嗑，小孩子後嗑，末了就該弟莫德嗑，弟莫德端起酒來說：『我嗑這盅酒，真不值兩個小錢！』他們居家正然喜歡，一爲張貪嗑酒，又憂愁起來了，因爲張貪待人

無情，給的工價太少，那麼些人，如何能養得住呢？略待一會，他們又喜歡了，保祿笑喜喜的說：『我給一個掌櫃的說了，過了年叫伯多祿跟他去，每月兩塊錢，可不知道就不就。』伯多祿一聽這話，喜的了不得，他心裏說：『我可成了大人了，能掙錢了，他兄弟妹妹也覺着，他哥哥會抓錢了，都很喜歡。』瑪爾達說：『我在街上見了一個紳士，長的如同俺哥哥一樣。』伯多祿聽見更喜歡，心裏說：『我真長成大人了。』喫完了飯，伯多祿上街拜年去了，瑪爾達又說：『我在人家那裏，活很緊，起的很早，睡的很晚，正天家暈的慌，

今天晚上我可早睡覺吧，明天我也起的晚晚的。」可見這一家人真算知足，心裏有平安之福。

老張貪正看的高興，那神又把他領到大街上去了，街上的人還是很熱鬧，神叫張貪看看家家戶戶，都是喜歡高興，富家棹子上邊滿酒滿菜，棹子底下有炭火盆，人穿的都是體面衣裳，皮襖皮帽，棉鞋棉襪，到底不論窮富，都是歡天喜地，並無一家憂愁的，也有親戚看親戚的，也有朋友看朋友的，

忽然神又把張貪，領到挖炭的山上去，挖炭的淨窮人，住的皆是小屋，到底都是喜喜歡歡的過年下，

又來到個靠海的山，山上有塔，因船戶恐怕黑天將船碰在山上，在塔上得點火，船戶看見火明知道離山近了，就容易躲開，上邊得有但管看火的人，守火的人，是兩個老頭子，很窮苦，雖然他們在此獨居，到底也喜喜歡歡的過年下，

又來到海裏的船上，船戶在船上過年下，他們雖然不能回家，到底還是喜歡，人到了年下，不拘離家多遠，也想起家來，這是人的通情不能不想，一到年下，就想起來老的，家裏，兄弟，姊妹，親戚，朋友，他們在家過年多麼喜歡，雖然自己在外難受，想起居家老幼

之喜歡，他們不能不跟着喜歡，老張貪覺着這樣真好，不用跑路，也能上這裏去，也能上那裏去，要上那裏，忽然就到，如飛的一樣，真是怪得·神又把張貪領回本城來了，他們來到一家，聽見一個人說話，他一說話，就哈哈大笑，張貪聽着他外甥劉若瑟的聲音，原是到了劉若瑟的家，若瑟好脾氣，好笑，他一說話就代着笑，一個人好笑，證明他心裏平和，沒有惡事，人若心裏有嫉妬忿怒，他常有憂愁不平之心，怎麼能笑呢？他若笑，也是淡笑，怪笑，嗤笑人的笑·人好笑，也有好處，有不順心的

事，容易忍耐過去，人若得罪了他，他輕易不生氣，也好寬免人。一樣，他若得罪了人，人也容易寬免他，不生他的氣。好笑也沾人，如同打哈哈好沾人，一人好笑，把一家人也沾的好笑，若一人常常的笑，常常的不生氣，這不是福麼？若瑟的家裏，又是好笑，別家的閨女媳婦都喜歡給他說話，一給他說話，就把自己的憂愁忘了，一笑就不難受了，爲此鄰居都讚美他夫妻二人，若瑟的朋友，都是好笑的人，今天拿着禮物，都給他拜年來了，若瑟留下他們嗑酒，在屋裏擺上酒菜，陪着朋友嗑酒說話：『若瑟說，夜來晚上，我請俺

舅，來我家過年。他說：「過年下是胡鬧臺，」他怎麼信這呢？」說完，哈哈的笑開了。若瑟的家裏，用手指着若瑟向衆人說：「這個人，不認人，你請他做什麼？」說完，就哈哈的笑。若瑟又說：「俺舅，他一個錢也不捨的花，放着錢受罪，冤不冤呢？」家裏說：「這麼一個財迷的老頭子，真不叫人可憐。」若瑟說：「我可是真可憐他，到底他自己不肯享福，那有什麼法子？」一個朋友說：「我聽說，他的銀錢很多。」若瑟說：「他的銀錢多，那是他的，到不了我花，他自己還不捨的花，還能給俺麼？如今他自己受罪，他若跟我家來了，准吃一頓好飯，

不是麼？」家裏說：「你這個人，真不會說話，你還能自己誇自己的飯好麼？」若瑟說：「飯好不好，是你自己做的，你若不願意，叫我說飯好，我就說，你做的真丟人。」說完，就哈哈的笑了，大夥子也跟着笑，說：「你說那話不行，你太太真會做飯，今天的菜真不錯。」若瑟說：「恁說飯好，我也喜歡，相咱們衆人，今天在一齊樂，是多麼好，俺舅怎麼一個古怪老頭子，他今天自己一個人在舖裏，總沒人侵他，他也不難受，這算什麼脾氣呢？他說：「我不該過年下。」他也不喜歡我給他拜年，他越不喜歡，我越給他拜年，讓他生氣。

不叫我賄受他的產業，叫管賬的王保祿賄受幾百塊錢，那我也得給他拜年。夜來晚上，我給他說了過年下的理，他就閉口無言，動心了。『滿屋裏的人都笑了，說：『你能動他的鐵心麼？』若瑟又說：『我們今天爲俺舅嗑酒罷！爲叫他過個好年下。』衆人都端起酒來，每人嗑了一盅。若瑟的朋友，有幾個會音樂的，今天更是做音樂的日子，所以他們來時也帶來樂器了，衆人就真做起樂來，吹的吹，彈的彈，敲的敲，唱的唱，唱的是慶賀年下，讚美天主的歌。老張貪在衆人當中，也如同在座的客一樣，雖不能同他們一樣喫嗑，到底他一樣

喜笑，人家說他的不是，他也不生氣，他的心可是大改了，與從前大不一樣了，衆人做罷音樂，就發謎猜，若瑟說：『我心裏想什麼？不說明，想的是什麼？叫你猜，猜准了，我就說：是，猜不准，我就說：不是。』若瑟想了一會，向衆人說：『你們猜吧。』這個說：『是個驢。』他說：『不是。』那個說：『是個牛。』他說：『不是。』這個說：『是個馬。』他說：『不是。』那個說：『沒的是個狐狸麼？』他說：『不是。』又一個人說：『不是狐狸，是狗熊麼？』他說：『更不是了。』還有個人說：『是個人麼？』若瑟說：『猜着幾分了。』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呢？大夥子亂

猜，却猜不准是誰，此時若瑟的侄女也在他家過年下，十四歲了，名叫小雲，小雲就向若瑟說：『叔叔，我能猜准了。』若瑟說：『你是小孩子，就能猜准了麼？』小雲說：『試試吧！』八分是恁舅張貪。』若瑟哈哈大笑說：『你真猜准了？』這個說，『我說：是個狐狸，你怎麼說，不是呢？你該說是。』那個說：『我說，是個狗熊，你說不是，他不是狗熊，他是什麼？』大夥子又笑開了，張貪也跟着笑，他真喜歡這個地方，及這些人，他半輩子沒笑過，人越喜歡，他越不樂，如今改脾氣了，一見這樣喜歡，他喜的不願意走了，到底神

又領他走，挪了地方。

神領着張貪來到病人院裏，那些病人面黃身瘦，到底他們不憂愁，因為是年下，他們硬撐着坐起來，也是嗑酒過年下。

又來到監牢獄裏，那些罪人，天天受苦，沒有平安的時候，到底今天他們喜喜歡歡的過年下，又到了巡撫衙門，各大小官家的內宅，總而言之，沒有不過年下，不喜歡的地方。

到末了，神把他領到苦力獄，見這裏的人苦的很，臉焦黃，頭髮長，身子瘦的真難看，衣裳稀爛，又薄又

髒，天下的人都過年下，但苦力獄裏的人不過年下，天下的人皆喜歡，獨獨的苦力獄裏的人不能喜歡，所以他們真難受，張貪看見他們的難受，他自己也覺出難受來了，這是他的良心發動了，他就想起孔孝孟謙爲苦力獄求哀矜的事來，他後悔的很。

他們忽然又來到漫地裏，這時候到了半夜以前十一點鐘了。張貪跟神出來的時候，天還未明，那神很年輕，不過三十歲的光景，如今看着神老了，好像八九十歲的老人一樣。張貪問神說：「咱出來的時候，你年輕，如今你不是老了麼？你爲何老這麼快呢？」神說：「我就

是這一天的陽壽，到十二點鐘我就完了，我一輩子的事過去了。」張貪忽然看見神的衣裳底下，露出一隻腳來，看着像似小孩子的腳，色發青黑，指甲很長，如同爪一樣，張貪用手指着那隻腳，問神說：「這是什麼？」神說：「是腳。」遂把衣裳一掀，露出兩個孩子來，這兩個孩子真難看，頭髮四外披散，臉很窄，又瘦又黑，顯的眼大牙大嘴唇發青，赤着身子並無衣裳，所以看見身上瘦的光落一架骨頭，凍的渾身亂抖擻，張貪真可憐這兩個孩子，就問神說：「這是你的孩子麼？」神說：「不是，我沒有孩子，這是世界上人的孩子。」神說完這

話，用手指城說：『在這城裏，這樣的孩子多的很，因窮人太多。老的養不起，不能教訓他們，官家富家，凡有錢的，光知道自己好過發財，不知道可憐相幫教訓他們，所以他們纔苦的這個樣子。』張貪說：『這樣可是不行，得哀矜他們，相幫他們，想法子教訓他們，不能叫他們成這樣子。』神說：『沒有苦力獄麼？』張貪說：『苦力獄待人太苦，他們真受不住。』神說：『這樣的孩子活着做什麼？都該死！都該活埋！』張貪知道神是重着他的話說的，他就不則聲了。神又說：『不該叫這些孩子難看，該叫他們好看，又白又胖，富家有錢的』

人，有這個本分，該救他們，該教訓他們，爲他們操心，若不然，就缺大本分，大大的壞了良心。『這時候鐘表響了十二點鐘，那神忽然沒有了。』

第四章 煞尾神直指終事

老張貪想着李吝說第三個神，就是今天晚上十二點來到，如今該來到了，他往四下裏瞧看幾遍，到底看不見神，這兩天的工夫，同神在一齊，他覺着真好，他真盼望第三個神快來，他喜的也不覺暈了，他自己黑天半夜在漫地裏，也不害怕，老張貪不住的往四下裏看，忽然看見一個黑孤樁子。如一陣風，眼看着來到跟前了，彷彿像人，渾身漆黑，天也很黑，神同天一樣黑，身子邊也分不清，光看着一片黑，原來這第三

個神，渾身穿着黑衣裳，頭上蒙着黑布，光伸着一隻胳膊，用手指頭往外指着，所以張貪一看害起怕來了。張貪已經見了兩個神，却沒害怕，見第三個神，他怎麼害了怕呢？因為這個神，蒙着臉，看不出他的形像來，光看見一個黑孤樁子，所以他害了怕，張貪不錯眼仔細看，到底神也不動，也不走，雖然看不見神的眼，到底他覺着神瞪着眼看他，所以他害怕，他就勇敢問說：『你是今天晚上該來的神麼？』神並不言語，也不動彈，光伸着一個手指頭，一個勁的往外指着，張貪又問說：『你是第三個神，爲教訓我來的麼？』神還是

不言語，到底張貪看見神脖子間猛然一黑，就知道他點頭了，因他一點頭，脖子間的布準有摺，張貪就向神說：『我見過兩個神，沒害怕，見你我却害怕，到底我知道你不害我，你叫我回頭，我也盼望回頭，你領我上那裏去，我情願跟你去。』神還是不言語，光用手指頭指着，張貪又問說：『你叫我什麼呢？』神一句不答。張貪就着極說：『咱走吧！』神還不動，因此張貪又害怕了，到底略待一會，神慢慢的走了。

這個神走路腿不用動，如旋風一樣，張貪遂後跟着，剛走了幾步，忽然他們在本城大街上站着，張貪覺着，

不是他上城裏去，是城上他這裏來，把他圍起來一樣，張貪一看，是在大隅首，西街路南，大銀行門前站着，就是張貪共買賣常來往的銀舖子，這時候天還未明，舖門還沒開，神用手一指，張貪一看，見在舖門外邊站着幾個人，等着開門，這幾個人都是同行，買賣銀子的人，張貪都認得，張貪能看見聽見他們，他們可是看不見，聽不見張貪，那些人中，有一個胖人脖子肚子很粗，也有一個瘦人，臉面很窄，張貪聽見胖人打着哈哈向瘦人說：「傍的我不知道，光知道他死了。」瘦人也張嘴打哈氣說：「他多咱死的呀？」胖人

說：『大概是夜來晚上。』瘦人說：『他是什麼病呀？』胖人說：『誰知道。』瘦人說：『他這麼些銀錢撇給誰呀？』胖人說：『那我知不道，光知道沒撇給我。』那幾個人聽見說錢這一句，都過來，圍着聽聽，有一個人說：『誰管喪事埋他呢？他沒有一個近人。』又有一個人說：『反正得俺幾個去。』傍的一個人說：『不擺好席我不去。』一個人說：『我領着人去，因為俺兩個走到街上還站住彼此問個好。』張貪聽着他們說的話，真輕薄，却知不道，說的是誰死了，那料想，人家就是說的張貪自己，張貪問神說：『他們說的是誰呀？』神並不言語，就走了。

張貪看見迎頭來了兩個體面人，走到跟前一看是銀行裏的兩個行頭，張貪最敬重的，就是這兩個人，因他們很有銀錢，又有本勢，這兩個人也很重着張貪，也是因他着銀錢，及發財的本勢，張貪聽見這兩個人彼此問了安，那個說：『老張高低不在了。』這個說：『我也聽說了。』這個又說：『天多冷。』那個說：『年下能不冷麼？你到晚晌，上我那裏下棋去吧。』那個說：『晚上再說吧。』說完，他兩個各自回家去了。張貪想着，『神叫我聽這些話，有什麼意思呢？反正得有個意思，到底說的是誰死了呢？不能是老張愛德吧？他沒有近人，我也沒

有近人，我看看這銀行裏還有我麼？」張貪真心驚了，就回到銀行裏，這裏看看，那裏瞧瞧，真看不見他自己了，他說：「這是怎麼鬧的呢？我天天早晨上這行裏來，我指望回了頭，在這銀行裏辦哀矜人的那些好事，這裏怎麼沒有我呢？」張貪正然心驚，又見神只是看他，雖看不見神的眼，他也知道是看他，他心裏真害怕，到底不懂，神看他是什麼意思，他正思想這事，神忽然又走了。

張貪一看，來到一個僻街上，這道街上，皆是窮人，房屋很孱，街道又窄，又髒，空中的氣味實在難聞，原

來這個地方，淨些賊匪，明搶的，暗偷的，短路的，撇人的，吸大煙的，賭博的，多些嗑醉酒的，也有明娼，淨些壞人，不辦正事的人，他們來到一個舖門口，看着是一個窮貨舖，拴着一條繩，上邊掛着一些破衣裳，有破褂子，破袴子，破襪子，破帶子，地下攤子上擺着，有破靴子，一些破鐵器傢伙，破鏟，破鋤，破刀，破鏟，破鋤，破鎗頭子，看着真是個窮貨舖，那料想這些東西是當遮眼，值錢的東西在裏邊，這個舖子專買黑貨，不論是偷的，短的，搶的，砸的，都賣給他，他都敢要。張貪往裏邊一看，見有個破火爐子，傍

邊坐着一個老人，在爐傍烤火，這就是舖裏的掌櫃的，是個大惡人，張貪正看着，就來了一個人，背着一個包袱，剛進舖門，遂又來了兩個婦人每人攜着一個包袱，先來的那個人，一看，又來了兩個婦女，他就害怕想躲，因賊辦事，光怕人知道，恐怕壞他的事，那兩個女人，也看見了先進去的人，也是害怕想躲，可是彼此都躲不急了，無奈，說：「你也來了，我當是誰哩，你也做了點小買賣麼？」賊偷人家的東西，說是做買賣，那兩個女人說：「我們也嚇了一跳，誰知道是你呀？」他三個就坐下，掌櫃的關上門，那門，嚙，嚙了一聲，

那三個賊說：「哎喲！怎麼嚮呀？」掌櫃的說：「怕什麼？老門，老骨頭，還能不嚮麼？再沒有比咱的門再老的了，再沒有比我的骨頭再老了。」那三個賊一聽就小聲亂笑，掌櫃的說：「你們上咱舖裏來，可來巧了，再沒有比咱這舖裏給的價錢再高的了，上裏邊來吧，一個一個的來。」那三個賊說：「不要緊，都是一事人，誰還能壞誰的事麼？誰能那麼蠢呢？在這裏的人，沒有蠢人，都是好人。」他們就一齊進了套間櫃房，裏頭漆黑，因這套間沒有窗戶，弄人辦事要各處小心，掌櫃的點上燈，那個男賊說：「先看我的，咱不怕弄人，這也不是什

麼歹事，王家有的是錢，他要這些東西做什麼？給他拿走，爲他也沒什麼害處。」掌櫃的說：「老王的東西，也是不公道來的。」說完這話，就解開包袱，一看，裏頭有銀圖書，銀墨盒，茶壺茶盃，酒瓶酒盃，都是金銀打成的，還有別的一些金銀磁玉，值錢的東西。掌櫃的說：「這真不壞。」那賊說：「你知道我費多大勁麼，他藏的眞嚴實，在樓底下埋着，缸子裏盛着，我也給他扒出來了。」掌櫃的就拿起算子來，說：「這一件打多少錢，那一件打多少錢，共合該多少錢。」遂就畫在水牌上。說：「這是你的，共該這些錢，給你打的價錢，不

小：「掌櫃的又把那個女賊的包袱解開，裏頭有銀勺子，銀刀子，銀叉子，金鑲烏木筷子，玉石煙袋嘴子，及一些細小金銀物件，那個女賊說：『老吳活着不肯用，當寶貝藏起來，如今我給他找出來了？』掌櫃的說：『這真不錯。』就使算子打了，畫在水牌上，說：『這是你的，該這些錢，價錢真不小哇！我就是這個脾氣，好多給太太們錢，我這個脾氣不好，我的買賣恐怕後來不行了，把本錢賠淨了。』掌櫃的又解第三個包袱，這個包袱很大，解開一看裏頭都是衣裳，有棉襖，皮襖，綉袴子，綉褂子，大衫子，皮鞋，緞靴，這個女賊，是偷

的張貪的東西，這都是張貪賄受李吝的衣裳，掌櫃的又看見一捲黑布，很結實，真好，掌櫃的說：「這是什麼？」女賊說：「這是老張的牀帳子。」掌櫃的說：「他在牀躺着，你就給他拿下來了麼？」女賊說：「怕什麼？他不會動彈了，又沒一個人看見，他若用一個人伺候，我還能拿他的麼？」掌櫃的又看見一個被子，就問說：「你從他身上揭下來的麼？」女賊說：「是。」掌櫃的說：「他若還沒死了，你一掀他的被子，不是把他凍死麼？」女賊說：「不要緊，怕他做伴麼？他准是死了，你看這個物件，讓你看眼酸了，也找不出殘壞來。」掌

櫃的一看，說：「這不是他貼身的小褂子麼？你把他貼身的衣裳，也扒下來了麼？」女賊說：「他穿着這麼好的衣裳，我爲什麼不扒呢？我真沒見過這麼好的衣裳，他又很疼錢，怎麼捨的穿這樣的衣裳呢？真可惜了的。」掌櫃的說：「怎麼可惜了的呢？」賊說：「我光怕帶着這個衣裳，就把他埋了，若真帶着這個衣裳埋了他，我敢扒開他的墳墓，再給他扒下來。」張貪見這些壞人，說這樣的話，辦這些事，他心裏真有氣，真恨的慌，如同惱恨魔鬼一樣。他又往下看，見掌櫃的呌那個賊出去在外間等着，他就開了錢櫃，拿出錢來，一個一個的

都開清他們，女賊說：「老張一輩子煩惡人，他恐怕人沾他的光，這麼一個壞人，如今我可沾他的光了。」說完亂笑開了，張貪見這些事，心裏真難受，遂向神說：「神哪！我如今明白了，我若不回頭，後來就是這樣，真可憐哪！天主可憐我罷！天主可憐我罷！」

張貪正然心裏難受，忽然來到一個屋裏，裏頭漆黑，什麼也看不見，他用手一摸，牀上也沒有帳子，也沒牀圍子，也沒被子，也沒衣裳，摸着牀上一塊布，蓋着什麼東西？就是看不見蓋的是什麼東西？他光知道這是什麼地方？誰的屋子？牀上布蓋的是什麼？忽然從

窗戶照過來一道月光，正照到牀上，張貪就能看見一點，見是被了搶的光景，帳子，被子，圍子，褥子，衣裳，全都被人搶去了，光有一塊破布蓋着一個死屍，却沒蓋嚴，還露着腦蓋，他問神說：「這個死人是誰呢？」神就用手指着死人的頭頂。張貪看不出是誰來，他知道若將那布再掀一點，就能看出來，他却不敢掀，因死人的模樣不好看，很嚇人，所以不敢掀。張貪想着說：「這個死人多可憐，死了以後，人還來偷他的東西，連身上的衣裳也扒了去，死人也沒有妻子兒女近人，連一個哭他的也沒有，誰知道他是什麼時候死的？」

到如今也沒人問事埋他。」張貪聽見門外邊有貓抓的門咯吱咯吱的，又有老鼠滿地下跑，張貪想着這兩樣東西，來這裏做什麼？他想到這裏，不敢往下想了，他恐怕想起來，貓及老鼠吃死人的肉，他向神說：「這些事真動了我的心。我一輩子也忘下不了，咱走罷。」那神却不動，一個勁的指那死人的腦蓋。張貪又向神說：「我很願意知道是誰，到底我真害怕，真不敢看。」神就看張貪，張貪知道神看他，就說：「我求你指明，這城裏有一個難受他死了的人麼？」神點頭就走了。張貪隨神來到一個人家，午前半晌的光景，看見屋裏

有個婦人，四十多歲，臉上帶着愁，屋裏還有幾個孩子，那個婦人，一會哼，一會噓，一會坐下，一會跑到門外頭看看，一會又跑到屋裏拿起活來，剛拿起來，遂又放下，小孩子玩玩他也嫌煩，看出來，他有什麼難受的心事。略待一會，聽着來了一個人，那個婦人就趕忙出來一看，原是他外頭來了，這人也帶着難受的樣子，顯出來，心裏有事，到底眼裡略帶出一點喜歡，可不是多顯出來，他來到屋裡，家裡給他端過飯來，小孩子們早吃完了飯，家裡給他外頭留着飯，還怕涼了，就溫在火爐子上。等他外頭來了，就給他端

來，外頭坐下吃飯，家裡問說：『事怎麼樣呢？是好信是不好的信呢？』外頭說：『事也不是多好，到底有點盼望，求他寬期那是不好，到底他不能催逼我了，因為他死了。』家裡聽說這話，喜的拍手，原來這人姓周名明志，做活會做木料手藝，揭的張貪的月期銀子，已經到期了，貨沒賣出去，所以不能還賬，若不能還賬，張貪準不願意，準要把賬送官，因此左思右想，沒有別的法子，就想去求他寬期，到底知道張貪很難說話，求他也是白答，所以求他以前，夫妻二人，憂愁害怕，等周明志回來，向家裡一說張貪死了，一家人都有喜

色了，家裡問說：『咱後來把賬還給誰呢？』周明志說：『那我却不知道，到底不論還給誰？我也不害怕了，因為到那時候，我的貨賣出去了。』家裡聽說：『不作難了。』遂就喜歡了，他心裡說：『人家死了，咱不該喜歡。』他就又念經求天主寬免。小孩子雖然不懂事，見老的不如意，他們也是不敢則聲，一見老的喜歡了，他們就喜歡熱鬧起來了，張貪對神說：『別叫我看這些事了，恐怕那個死人同他的屋子，常常的在我臉前擺着，我沒法忘下，求你叫我看個別的能安慰我的像吧。』神點頭又走了。

張貪跟着神走了好幾道街，這些街上是張貪常來回去的，他心裡說：『我看看這幾道街上，還有我麼？』他就仔細查看，到底找不着他自己了，他心裡真驚了。他們又來到一個人家，就是他的管賬的王保祿家，張貪想起前天跟第二個神上這裡來了，見這一家人多麼喜歡，幾乎把張貪喜迷了，如今又來到他家一看，和前天大不一樣了，一家人不能再安生了，連一個人則聲的也沒有，是小弟莫德死了，老路濟亞同瑪爾達，在火爐那裏做活，是爲小弟莫德做的死後穿的衣裳，做着衣裳，眼裏含着淚，伯多祿在火炕上看新經上耶穌的

行實·那兩個無所不在的小孩子，在牆角裏坐着，如同木頭孩子一樣，瞪着眼睛看伯多祿，一動也不動。這時候一家人總沒一個人則聲，地下吊個小針也聽見了，都聽道理，伯多祿念聖書，念到吾主耶穌把小孩子放在他們當中，就不能往下念了，他就哭着把聖書丟下，兩手搗住臉。他娘把活一撩，拿手巾把臉搗住，他也哭了，因怕小孩子難受，所以搗着臉說：『我的眼怕白色的布，見白色好流淚。』略待一會放下手巾，還是做活又待一會路濟亞說：『怎麼恁爹還不來呢！』伯多祿說：『我想着俺爹走路走不快了，沒先有勁了。』他一說這話，

都哭起來了，又待了一會，路濟亞說：「他背着小德莫德走路有勁着哩。」小孩子說：「那是實話，俺兄弟多輕啻。」伯多祿說：「背着俺兄弟走的快唉，這時候不背他了，就走不快了。」大夥子又哭，又吊淚，這樣一家人，哭一會，吊一會淚，王保祿就來了，一家老幼，都出來迎接他，保祿進屋坐下，小孩子都跑到跟前，坐他腿上，爬他懷裏，是怕他爹難受，如同說：「俺兄弟死了還有俺哩。」保祿也怕衆人難受，他就看他們做活，說：「做的不忤，怪快，到過明天准做完了。」路濟亞說：「到過明天就埋他呀！這麼早哇？你看好了地方麼？」保祿

說：『看好了，恁沒見，在咱林上頂好的地方，給我的孩子揀了。』說完，就哭起來說：『我的好孩子，我的好孩子。』哭的止不住了，他就跑到廚房裏，因弟莫德的死屍在廚屋裏躺着，保祿搬來一條版凳，坐在死孩子傍邊，嗚嗚吽吽的痛哭了一場。以後安慰自己說：『該聽天主的命。』他就又來屋裏，給家裏說：『我從林上回來的時候，碰見主人的外甥劉若瑟，他問我說：『保祿你做什麼去，怎麼帶着憂愁的模樣呢？你有什麼心事呢？』我說：『小弟莫德死了。』他嘆惜說：『噫！這麼一個好孩子，高低死了，真叫人疼的慌，我真替你難受，』

也替你的賢婦及闔家的難受，他怎麼知道恁娘賢慧呢？」
路濟亞說：「我有什麼賢慧處呢？他是那麼說吧。」伯多
祿說：「誰不知道俺娘賢慧呀？」保祿說：「那是實話。若
恁又給我說：『早晚給咱伯多祿找個好門道，又說你若
找不着門道，就來跟着我。』」路濟亞同瑪爾達說：「這個
人真好！」保祿又說：「恁若同他一說話，恁纔說他好哩。」
說完這事。保祿又說：「咱一家人，以後都依小弟莫德
的表樣，小小的孩子，這麼好的忍耐，這麼好的信德，
誰有生氣的事，一想起他來，就不生氣了。」張貪也替
保祿難受，他還是想知道那個死人是誰？到底神光叫

他看這些事，他心裡說：「叫我看這些事，也沒多大意思。」就向神說：「我願意知道那個死人是誰？我也願意到我舖裡看看，求你領我去，好不好？」神聽這話就走了。張貪後邊緊跟，見有一個新蓋的舖面，神站住不走了，用手指舖門。張貪說：「這不是我的舖，我的舖不是新的。」神一個勁的指舖，張貪看看街道，再看看左右及對門的鄰居，說：「這却是我舖的地方，沒的這就是我的舖麼？怎麼成了新的了呢？」他見神不動地方，就進了舖子，他一看和先大不一樣了，房子一概都是新的，很體面，桌椅條凳牀帳架子，都是新的，

裏邊坐着一個掌櫃的，可不是張貪了。張貪說：「這是怎麼鬧的事呢？我的舖面怎麼沒有了呢？是誰給我反蓋了，也不能反蓋那麼快呀！」他心裡真驚的不輕，他正心驚，那神又走了。

張貪跟神來到漫地一個孤墳墓上，神就站住，用手指那墳墓，張貪見墳上滿滿的淨些乾草蒺藜，週外好幾處狗扒的窩子，真不像樣，好像他家沒有人的一樣。墳前邊有個小石碣，碣上有字，張貪離石碣甚遠，看不清上邊寫的是什麼字，張貪想了一會說：「噢！我明白了，這就是那個死人的墳墓，真可憐！爲人沒有兒

女，實在不好，這個死人到底是誰呢？」神用手指指石碣，又指指張貪，張貪一想說：「沒的那個沒人看顧的死人就是我麼？」神還是指指石碣，又指指張貪，此時張貪已經嚇的身亂抖擻了。他問神說：「你所指的這些事，是一定不能更改的，或是若不回頭纔有這事呢？個人見路不好，就不往前走，不行麼？」神並不則聲，光指不還勁。張貪不能不往前去了，他走到石碣跟前一看，嚇的他通身出汗，亂打抖擻，原來石碣上寫的是一張譚之墓。他撲咚跪在地下，他又見神指指張貪，指指石碣。

張貪爬到神跟前說：『若是一定這樣，總不能再更改了。你也不必費心，叫我看這些像，若是不回頭纔有這事，求你指明罷！我還有盼望沒有？』神一招手，張貪就知道還有盼望。就說：『好好好。』又問說：『我若回了頭，把惡全全改去，廣行善事，還能將石碣上的字勾去了麼？』神還是不言語，一個勁伸着手，張貪想抓住他的手，到底不能，他就舉起手來求神可憐，神就沒有了。

第五章 化鐵心張譚回頭

此時張譚嚇的似迷如斃，睜眼一看，天纔剛明，自己是在自己牀前跪着，他見他的墳墓出的那一身汗，還沒下去。張譚一想，說：『我沒有死麼？噫呀！好好好。』說完這話，就站起來，先看看牀上的東西還有麼？一看帳子，圍子，被子，褥子，衣裳，還都有，他喜喜歡歡的說：『還有哇？沒有被人偷去呀？』忽然想起他身上的小褂子來，遂伸手一摸，還在身上穿着，他就笑喜喜的說：『李林李亞各伯，你是我的好朋友，你給我求的

恩典真不小！天主先叫你來勸我，又打發三位神來感化我，我怎麼感謝呢？仁慈的天主，你這麼大的仁慈，能叫我這樣的孱人回頭變心，我可感謝你罷。」

張譚又說：「天不早了，穿上衣裳罷。」他想先穿袴子，因手打抖擻，怎麼着也穿不上，因為他所見的那些事，一時怎麼能忘下呢？所以打抖擻。他就看看袴子，他原是穿倒了袴腿口。他說：「怪不得穿不上。」他就把袴子正過來，纔穿上了，他就穿鞋，又穿不上了，一看鞋後跟朝前，他喜的哈哈的笑開了，他半輩子沒笑過，所以笑的声音很難聽。他說：「我如今真喜迷了，」

我心裏如同天神那麼喜歡！如同孩子那麼糊塗，如同嗑醉酒的人那麼迷糊了。」他穿上衣裳，就坐在椅子上歇歇，他看見火盆上還有那個小沙鍋，裏頭還有小米飯，是叫鬼嚇的沒嗑，他又想起李亞各伯來的光景，就站起來，在屋裏看一圈子，用手指着說：「第一個神是從這門進來的，在這火盆裏頭坐下了，從這個窗戶走了。第二個神，是那間裏坐着，那地下淨些年下的東西。」張譚這樣在屋裏跑過來，跑過去，忽然聽見堂裏拉頭遍鐘，他一聽鐘響的叮鈴噹啷，叮鈴噹啷，實在好聽。他說：「今天這鐘怎麼這麼好聽呢？比從前好聽多

了，沒的換了鐘麼？」原是他從前很冷淡，不進堂，一聽見打鐘，心裏很煩惡，如今回頭了，他一聽鐘響，心裏不煩了，喜歡聽了，他願意念經了，所以聽着如同換了鐘的一樣，到底鐘却沒換，他的心真換了，他忽然想起來說：「今天是幾啦？我同三個神在一齊幾天了呢？」他就開開窗戶，見天很好，已經出了太陽，略有一點雲彩，他看見街上有一個小孩子，他就喊說：「小孩別走！今天是幾啦？」那小孩子慌着拜年去，聽着有人喊他，他就扭頭一看，見從窗戶裏伸出一個老頭來，小孩子認的張譚，知道他很煩惡小孩子，所以他只管

走，一個勁的走，又聽見說：「別走！今天是幾啦？」他就站住了。說：「看你這個人，問我這話，你看我傻麼？還能不知道今天是幾麼？」老張譚說：「好孩子別生氣，我是真迷糊了，你給我說今天到底是幾？」小孩子說：「天下的人還有不知道的麼？今天就是大年初一，你知道了麼？」張譚一聽這話，喜的他說不出語來了，他說：「噫呀！這是一黑的事麼？這些神一夜叫我見那麼些事，噫呀！真好真好！真能真能！」他又說：「小孩子！那個煮雞的鍋，你知道麼？」小孩子說：「是大隅首北邊那個鍋麼？」張譚說：「是。」小孩子說：「那我還能不知道麼？」

張譚說：「他在外邊擺着當幌子的那個大鵝還有麼？」小孩子說：「給我那麼粗的那個鵝呀？」張譚說：「對」小孩子說：「還在那裏擺着哩。」張譚說：「你去買去罷。」小孩子說：「你怎麼不去呢？明知道我沒錢，大年下怎麼搔打人呢？」張譚說：「那裏的話呀？你去叫掌櫃的給我送來，我給你一毛錢，你若五分鐘的工夫回來，我給你一塊錢。」小孩子聽說這話，如射箭跑的那麼快。張譚心裏說：「我把這個鵝，給王保祿送去。」他就寫一個條子，條上寫着：「給王保祿送去一鵝，他住在東西大街，泰元衚衕·門牌八十五號。」他特意的寫的字很彀，好叫

王保祿不知道是他送的。寫完條子，開了屋門，來到大門，又開了大門，看見門上的銅圈子，又想起來李吝的臉，在這銅圈裏頭顯出來了，他如今心裏很愛這個銅圈子，摸摸他，搽搽他，此時送鵝的來到了。張譚一看說：『這個鵝真不小哇！有小弟莫德兩個那麼粗。這個鵝若站起來，也能把他的腿壓折了。』他又向小孩子說：『我不願意人家知道是我送去的，你替我送去吧？』小孩子說：『行。』張譚說：『你當緊別說是我送的禮物，你攜動了麼？不勝僱個小車。』他就叫來一輛一人推的小車，把鵝裝在車上，小孩子也上去，推車子的

接了條子，推起車子來走了。以後老張譚拿出錢來，給賣鵝的說：『你這個鵝要多少錢？』賣鵝的說：『你輕易不大喫，我也不大賣你的錢，這算頭一次照顧，我得讓錢，人家得給我兩吊錢，你給我一吊八百錢吧。』張譚說：『人家給你兩吊錢，我也給你兩吊錢，您這小本的生意，很不容易。』賣鵝的心裏說：『人家都說他很小器，今天爲何這麼好呢？沒的人家說的不對麼？』遂又說：『張先生很好，我謝謝吧。』張譚說：『你這個人真和氣，後來准得發財。』此時推車子的及那個小孩子都回來了。張譚就開了車價，又給小孩說：『給你一塊錢罷。』小孩子

說：『真給我一塊錢麼？』張譚說：『不是咱講明了麼？』小孩子說：『我五分鐘的工夫沒有回來，我回來有七八分鐘的工夫了，我怎麼能要一塊錢呢？』張譚說：『我既然說了一塊錢，就算講下了，咱不管幾分鐘。』小孩子想着，這個貪人，今天這麼大方呢？小孩真喜的了不得，遂說：『我給你拜年罷。』張譚說：『這個小孩子多麼公道，後來准成個好人。』可見張譚真回頭了，從前他的手多麼結實，一個小錢不捨的花，該當花的他也不花，如今他多麼情願高興花錢。

張譚開發完了錢，就又回到屋裏，要穿新衣裳，因為他

想過一個妥當喜歡年下，他又想起來也得刮刮臉，他的手還有點抖擻，所以不容易刮，他歇了幾歇，慢慢的也刮完了，他如今比從前好看多了，他先輕易不刮臉。他說：『刮臉剃頭是白費工夫，是糊鬧臺。』

張譚又因爲換上好衣裳，更好看了，他素日不穿好衣裳，常常在箱子裏放着，這時候老張譚可成一個新人了，他自己也覺着如同新生的小孩子那麼新鮮，他穿好了衣裳，心裏很喜歡，覺着又如同自小在家過年的一樣，就笑喜喜的上街上去了，街上的人，看見來了一個體面人，面目好看，衣裳新鮮，走動帶着高興的樣

子，等來近了一看，是老張譚，人人都想躲開，因他煩人，他看見人要躲，就緊走幾步說：『衆位都怪好哇？過的年下平安麼？我給衆位見年禮吧。』說罷，他就作揖，一個一個的都拜了年，衆人也都給他回拜禮。到底心裏想着，他素日煩人近他，很古怪的脾氣，今天怎麼大改了脾氣呢？他又是笑喜喜的模樣，真是奇怪。

張譚正在街上行走，看見前邊一個人，就是爲窮人求哀矜的那位孔先生。張譚看見是他，就緊走了幾步，說：『孔先生怪好哇？我給你見個年禮吧。』說罷，他在地

就磕頭。孔孝急忙伸手去拉，一看是他，就又把手縮回來了，不願意答禮他。張譚說：「孔先生不要生氣，是我錯了，求你寬免吧，我要補夜來晚上的錯事。」孔孝是爲給窮人求錢，還能生氣麼？遂說：「真麼？」張譚說：「實話。」孔孝笑喜喜的掏出冊子及鉛筆來說：「張掌櫃的張貪，就是你麼？」張譚聽見人叫他的混號！也覺着臉上怪羞的惶！可不生氣，就答應說：「是不錯。」孔孝說：「你願意上多少錢？」張譚就伏在孔孝耳朵上說了幾句話。孔孝驚問說：「真麼？」因他許的很多！也許幾百，或幾千圓！所以孔孝疑惑其話不實。張譚說：「那是一

定，一個也不能少，你願意上我舖裏拿去麼？」孔孝說：「我怎麼不願意去呢？」張譚說：「你替我費心，我謝謝吧。」孔孝說：「你有這樣的善心，人可不能再叫你混號的貪字了。還得叫你的正號張譚。」孔孝辭了張譚，回家。張譚進堂念經去了。

張譚今天念經真有滋味；一台彌撒的工夫，一點也沒分心，光求天主可憐。張譚一進堂，在堂裏念經的教友們，因在堂裏不能說話！也有用手指他的，也有扭頭看他的，到底見他捧着手，低着頭，身子端端正正的跪在那裏，衆人都心裏說：「真是仁慈的天主可憐罪

人，這樣的鐵心人，他怎麼熱心了呢？」所以他一進堂，分心的不少。望罷了彌撒，他先出堂站在堂門外邊，等着衆教友出堂，他給衆人都見了年禮，衆教友也都給他回見了年禮。彼此暗地裏說：「人常說：山難移性難改，張貪這樣的貪心人，他回頭怎麼這樣快呢？他也好看了，如同新人一樣。」因他臉上帶着喜色，所以好看。

張譚來到街上，有小孩子在街上玩，他就很親熱的樣子去親近他們，小孩子可是害怕了。張譚看着他們害怕，就哈哈的笑了，見了窮人，就給他們錢。窮人都

說：『天主顯聖跡了！鐵人身上也吊了銅了！』可是小聲說的，沒叫張譚聽見。

張譚就上他外甥劉若瑟家去了，走到若瑟的大門口，來回走了幾趟，就是不敢進去，因夜來晚上說的話太絕情，所以害羞不敢進去，他又一想說：『既然回頭，不能怕人笑話！進去就進去吧。』他這纔進去了，一進大門，見個小娃娃，就是小雲，張譚說：『若瑟在家麼？』小雲說：『在家。』張譚說：『好，你領我去吧。』小雲就頭裏走，張譚後邊跟着，來到院裏，見若瑟臉朝裏，同他家裏，給拜年的朋友預備酒菜。張譚說：『若瑟我來

了，家裏一看是他，就很喜歡，向她丈夫說：「你看是誰來了。」若瑟還沒扭頭就問說：「是誰呀？」張譚答說：「是我。若瑟你願意我來麼？」

若瑟扭頭一看，是他舅來了，你想他喜歡不喜歡呢？他把酒菜放在那裏，趕緊過來說：「你老人怎想起上我家來呢？」張譚說：「我來吃你的好飯，吃你年下的扁食，你願意麼？」若瑟說：「我常盼望你來，你可來了！」若瑟就跪下，磕頭拜年，起來扯住他舅的手，領他到屋裏去，那些朋友都站起來，張譚望他們點頭問好，那些朋友都給他見年禮，他也全回了禮，衆人就把他讓到上首

坐下，若瑟的家裏也過來拜年，張譚遂站起來，說：「不用拜年了，起來吧，怎知道我沒近人，怎就是我的近人，這算我的家，以後恁要常常爲我受囉唆。」一家人聽說這話，喜的如同做夢一樣，想不到他變心那麼快。張譚在這裏，如同在老家一樣很喜歡，不住的哈哈的笑。小雲說：「嬌子你看這個不好笑的老頭子，給俺叔叔一樣好笑了，是俺叔叔沾的他麼？」衆人一聽這話都笑開了，張譚在這裏很喜歡，到天黑他纔走了。老張譚心滿意足，回了家，他就想起保祿，說：「保祿明天九點鐘准上工，他該歇息半個月，我該給他添本

分錢，多忠信的一個人，我怎麼薄待他呢！真是胡鬧臺。張譚到半夜纔睡着了，到了第二天早晨，早上舖裏去等着保祿，他先坐在火盆那裏，如同先敞開賬房的門，查看保祿到了九點鐘，保祿沒來，又過了一刻，保祿還沒來，又過了十分，保祿可來了，一進舖門，看掌櫃的不喜歡，他心裏說：「八分來晚了，他知道有了不是了，趕緊跑到賬房裏，磨墨寫起字來了。」老張譚不是改了脾氣了麼？爲什麼又帶出生氣的樣子來呢！這是他喜歡的很了，他就要假粧從前的那個委樣子，爲嚇唬嚇唬保祿，是給他鬧着玩，叫他

先驚後喜，這是喜愛他的意思。所以保祿一進門，他將眼皮一反，見保祿磨墨寫字，知道他害怕了，他又把從前那個孌腔拿出來，說：「你常常的來那麼晚，耽誤好些工夫，你是想做什麼？」保祿聽這話嚇的臉上變了色，快站起來說：「主人，別生氣，我錯了，我過的年下忒好了，睡的忒晚了，所以來的遲慢，求寬免吧，一年不過就一次。」張譚看見他這個光景，就想笑，到底他又板着臉說：「這個樣子行麼？你上這裏來。」保祿不敢不去，張譚也去迎他，保祿剛到小門，張譚就握拳頭，把保祿推到椅子上，嚇的保祿兩眼發怔，張

譚說：「爲你這個懶惰，我要添你的工價。」保祿思想說：「他爲我懶惰，要添我的工價，那裏有這個理呢？沒的他瘋了！麼他若瘋了，可好打人哪！我當怎麼着好呢？」他滿屋裏瞧看，看見牆角有一根棍子，他就跑到棍子間，心裏說：「他若來打我，我就使這棍子打他，得空我就快跑出去，喊人把他捆起來，省的他傷了人。」這時候老張譚忍不住了，他就拍着手哈哈大笑開了，說：「我的老忠信人，你不要害怕，我是給你鬧着玩哩，老忠信人，你不要害怕，我是給你鬧着玩哩，你跟着我多少年，出的力真不少，很忠厚，我早該長你的工

價了，到底沒給你長，叫你居家受窮苦，小弟莫德受殘病，這都是我的罪，以後我要大大長你的工價，我是真心實意的，你可別含糊，這長工價的事，到過晌午咱再商議，因為如今是年下，該叫你歇歇，也該賞你酒嗑，我也叫你歇息半個月，你先去，買一個炭箱子，一把炭勺子，放在你的小屋裏，你隨便添炭，點大的火，煖煖你的小屋子。從今以後，我再不叫你受罪了。」說完這話，他就哈哈的笑了，保祿聽見這些話，他如同一個人吊在海裏，正在無命之時，忽然來了大船，將他救出來，他可多麼喜歡呢？雖跟着張譚多年

的工夫，真沒見過他的好臉，今天可見了，看着他從前不笑的時候，真如魔鬼那麼難着，如今看見他的好臉，如同天神那麼好看，保祿因長了工價，所以小弟莫德也沒死。

老張譚痛改前非，廣行善事，哀矜窮人，相幫苦人，親愛近人，交接朋友，再不吝惜銀錢了，又好說話，極其和氣，很好佞人。人家正天佞他說話，他總沒有厭煩的時候，他也熱心了，好念經，好望彌撒，勤領聖事，末了張譚得善終死了，他外甥若瑟購受了他的房屋錢財，若瑟不惜銀錢，大動喪事，因張譚末時，

交往很多的朋友，哀矜無數的窮人，所以送殯的客很多，凡受他哀矜的窮人，都送殯去了，就是沒有苦力獄的人，因為苦力獄，以後關了門，闔城裏的衆人，都一口同音，讚成張譚的德行，因他用自己的善表，勸化無數富家，跟他學，愛天主！愛人！

我盼望看這同樂傳的人，也跟着張譚學愛人不愛財的德行，盼望凡有錢財的人，去其憂愁，添其歡樂，可是當與人歡樂，莫要自己歡樂，當與衆人歡樂，莫要與少數人歡樂，這纔合同樂傳內的意思。張譚得天主賞賜他回頭的恩典，天主叫他一夜作夢，查看自己的毛病

惡表，看出貪吝的害處來，這樣張譚回了頭，我們看這本書，也該省察自己的良心，痛改自己的毛病，我就用小弟莫德的話，求天主降福咱們個個人罷！

同樂傳終

810

B
1.1

772222

